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一卷

第十二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龍顧山房所著書

閩縣郭則澐蟄雲撰

十朝詩乘 二套十二册

清詞玉屑 一套六册

竹軒撫錄 一套四册
一名制清溯源

庚子詩鑑 一套四册

洞靈續志 兩套八册

遜圃詹言 一套二册

舊德述聞 一套二册

烟沽漁唱 四册

蟄園律集 二册

紅樓真夢 一套十六册

以上各書有欲購讀者逕函北京景山後大街五號郭宅接洽可也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二號目錄

書蹟

明黃涵齋先生手書詩冊一

明黃涵齋先生手書詩冊二

明黃涵齋先生手書詩冊三

明黃涵齋先生手書詩冊四

論著

劉融齋詩概詮說

吟邊小識卷四

清代閩秀詩話卷一

詞律拾遺補

玄修

俞陸雲

俞陸雲

映庵

金匱集校記

金荃玉屑讀詞雜記

尊前集跋 絕妙好詞跋 全芳備祖詞鈔跋

論月律

鄭叔問先生年譜續

詩詞

今詩苑

樂靜居士詩十一首

映庵詩五首

雙照樓詩一首

天我廬詩一首

橋西草堂詩十七首

延嬉室詩四首

二

冒廣生

趙叔雍

陳能羣

戴正誠

同聲社采輯

俞陸雲

夏敬觀

汪兆銘

江亢虎

李宣倜

黃孝紓

姜叔子詩六首

今詞林

海綰詞一首

遜齋樂府一首

映庵詞一首

舊月簪詞四首

漱碧詞一首

珍重閣詞一首

柳谿長短句四首

忍寒廬詞三首

文錄

龍母楊恭人家傳

漢五銖磚硯記

姜忠奎

同聲社采輯

陳洵

張爾田

夏敬觀

陳曾壽

李宣倜

趙尊嶽

向迪琮

龍沐勛

張爾田

梁鴻志

水民雙監之軒記

梁鴻志

南天叱駿圖敘

黃孝平

金陵歸夢圖敘

黃孝平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補遺

沈曾植

附金兆蕃後序 陳三立跋

影山詞外集

莫友芝

附載

詞林近訊

前此言也
已飛何人看
風不歸
風歸焉

村裏吹角月
露下
夜搗衣林
昭夏糕香

野老望雲
鏡裏老翁
疎送老翁
家園思

懷西
暉
前夫
香風

尚志馴別
誠記東風
日狂波心動
日華下

送友人
松岳者美之
黃涵齋

首首出林
此乃元亮
情才
亭傲世梁

鴻遊家子
因人豹斑
任應龍變
龍性誰云

劉融齋詩概詮說

玄修

自來闡明作詩之法。能透澈明瞭者。無過於劉融齋藝概中之詩概。融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數年。其所作藝概。正爲從學生徒而發。出言平實。見地頗高。其詩概一門。言作詩之法尤備。茲擇要條列。加以推廣之說明。以爲學詩者進一步之貢獻。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尙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爲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予謂學詩應先學爲五古。卽此意也。五古爲三百篇後詩之所祖。譬若衆流之淵源。建築之基礎。先自他體起。是無源之水。無基之垣。他體必不能工。融齋他體雖工之說。尙是客氣。晚唐人多工爲律詩。而不能五古。是唐時以詩賦取士專用律體之故。晚唐律詩。猶之清代八股文。清初八股。有所謂五大家者。尙是從古文脫胎。此諸人皆曾從古文用功。猶之晚唐以前之詩人。皆能從五古入手也。至清末八股。則謂之墨卷矣。晚唐律詩。唐之墨卷也。

融齋引書譜四語。爲作五古者所宜取法。曰思慮通審者。卽予所言義理。求其通。求其審。必經思慮。與義理相背。卽未通未審。曰志氣和平者。詩言志。所志必合於義理。志定則氣體得其正。而

無過激之思想。志氣乃歸於和平。曰不激不厲者。屬於辭氣。詩旨主於溫厚。激厲則失溫厚之旨矣。曰風規自遠者。言其度也。處人處己之道。皆在於此。必由上三語入。然後得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俗對雅而言。惟雅可以醫俗。胸次雅者。必無俗意。用字須通訓詁。小學深者。自無俗字。言語雅馴者。自無俗人口吻腔調。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此說與前條當互相發明。前條之俗。對雅而言。此條之古。對今而言。有我無古。則俗意俗字俗調皆來矣。有古無我。則非今世之人所作之詩也。澤於古而通於今。是不徒以雅醫俗也。進一步言。則我所作詩。必有我在。再進一步言。則天所賦於我者。無論學古至如何程度。皆不失我所受賦之性。古今詩人。能自成家數者。以此。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惘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人品定於所志。然所言之志。有真偽焉。則惘款朴忠者最上一語。爲顛扑不破之定評。至於超然高舉。誅茅力耕。必其真而不僞者。斯亦惘款朴忠之徒也。今之人方力謀富貴。而示人於澹泊。或身居華廈。而謂志在誅茅力耕。吾見此類人之詩。比比皆是矣。自宋以來。以詩人忠愛爲口頭禪。推

其行跡。果忠愛乎。故真僞之辨。不可不知也。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詩品固下。人品尤卑。僞君子正與其相等。而以僞掩人耳目。使人不察。易受其欺。予尤不取。

詩以悅人爲心。與以誇人爲心。品格何在。而猶譏譏於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以悅人誇人爲心者。是售其送往勞來從俗富貴之技也。若作討人說好、誇耀於人解。更深數層。融齋論宋梅堯臣云。聖俞詩深微難識。卽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此條旣明指品格。則非謂不討人說好可知。愛好。固非不入品格者也。誇耀於人。又當別論。文章之事。實至名歸。自炫無濟也。

五言尙安恬。七言尙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此仍是就古詩言也。安恬二字。尙不足以盡五言。揮霍二字。亦不足以盡七言。故融齋他條。又有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之喻。質文親尊。亦仍不足以盡之。故融齋又言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鼙鼓軒舞。然仍不足以盡之。蓋五七言皆有樂府體。樂府又另一作法也。融齋別爲樂府立論。乃備矣。然仍未盡也。蓋安恬揮霍質文尊親。五七言亦可互用。而其要素。總不離乎白之

一字。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爲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爲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此三條則可包括古詩與律詩言之矣。予謂就句法言。不可有閒字。就通篇言。尤不可有閒句。至於餘味。不僅在字。尤在意也。作五言詩。截去一字。卽成四言句。作七言詩。截去二字。卽成五言句者。其可截去之字。皆閒字也。作詩如作文。一篇文成。當審查其有無可刪之字。可刪之句。凡可刪者。皆閒字閒句也。多閒句。尤損餘味。餘味者。含蓄不盡。蓋亦不欲其盡也。作七言。能挽強如弱。用長如短。則是得之艱苦。而出之自然。不覺其用力也。五言亦當如是。若才大者。又是一說。太白所以異於子美也。子美用力。太白不用力。

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之。惟古詩波瀾較爲壯闊耳。

此則論篇法也。古體篇法。猶之散文。在長篇中易於揣摩而得。短篇亦有篇法。則不易見。融齋此論。似專就長篇言。近體卽指律詩。律詩篇法。亦有兩種。或如古詩之長篇。或如古詩之短篇。如

長篇者。一氣流轉。如短篇者。潛氣內轉。

作律詩。必先於古詩用功。然後能工。此條所說。尤爲關鍵。

問短篇所尙。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尙。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卽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短篇有咫尺萬里之勢。蓋於小中見大也。然篇短。其中雖亦有伏應轉接。開闔以盡變。不能使用長筆爲之。必突兀通峭。以行其筆。故別是一種篇法。雖可稍夾議論。無地位可以夾敘。長篇如行文。然伏應轉接之處。亦自有詩篇方法。其過於顯明者。謂之以文爲詩。此類詩。必議論多。風趣少也。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橫鋪者多用駢句。駢須不合掌。夾駢夾散。方見力量。又須無一可刪段落。今人喜勉強湊合。貪多不厭。號爲長篇。以裝門面。可笑也。紆折者。言短意密。無一句可以鬆懈。今人以爲隨便作數句。便是短篇。可笑也。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卽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形容其波瀾壯闊也。尺水興波。是微瀾風動。前者可挾泥沙俱下。後者須澄清無滓。大有分別。

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爲之。非人所能與。

長篇不止於敘事一種。亦有寫意、寫景、寫情。或參錯於其間。或專寫意、寫景、寫情。短篇不止於寫意一種。亦有用之敘事者。情景二種尤多。七古不特浩歌一派。偏於浩歌。嫌太放。五古亦不止穆誦一派。偏於穆誦。嫌太莊。題實爲之一語。則顛扑不破。相題而施。各得其妙。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綰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迹。未善也。

此合古詩律詩言之。伏應等八種名辭。皆國文文法。伏應者。前用一筆埋伏此意。而後文應此意也。提頓者。文氣至此一頓又一提。以顯抑揚頓挫之妙。轉接者。文氣至此當轉。轉則當接。尙有挺接一法。則無轉之痕跡。藏見者。卽遮表。融齋另有一條說明。詳後。倒順者。卽倒挽及流水句法也。順則如流水。逆則倒挽。綰插者。其意在文中若無安放處。則相度其地位。而插入數語。淺深者。淺者以深語文之。深者以淺語出之。離合者。卽遠合近離。融齋別有一條說明。詳後。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則前歛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張歛亦可謂之收放。老子曰。將欲歛之。必故張之。卽前張後歛之道也。前張後歛。乃逆取勢。前歛後張。乃順取勢。此亦國文文法。用之作詩亦然。動手作詩。不知取勢。則筆不振。

詩以離合爲跌宕。故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上句之意爲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意相合。卽遠合也。

跌宕者。使其筆不平鋪。而句句跳動。上句是此意。而下句以他意接之。其後復轉而相合。意仍不脫。乃不卽不離之謂。曹植洛神賦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可作此詮。此法用之律詩爲多。至此言文法者。凡十。

篇意前後靡盪。則精神自出。如爾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靡盪祇在徂歸二字耳。

引三百篇之爾風東山詩以喻。妙極。熟讀之可悟靡盪之意。靡盪。非徒跌宕也。此又在十種文法之外。而出於十種文法之中。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此言句法也。大頭小尾。遂不相稱。句中所忌。篇中尤忌。姜白石詩說云。作大篇尤當佈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此卽言不稱之

弊也。

少陵寄高逵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此條稍欠明朗。當言句法不稱。在篇中立不住。篇法不稱。則全篇立不住。

章法篇法是二。全篇謂之篇法。古詩在一篇中分章次。則有章法。後來不復分章。祇是長篇中有段落而已。則篇法該之。後來一題作數詩者。亦有章法。與古詩分章者。稍有不同。融齋於篇章二字未分別。特於此明之。

鍊篇鍊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鍊者。是往活處鍊。非往死處鍊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爲眼者。有以一句爲眼者。有以一二字爲眼者。

詩眼。卽提醒處。猶之畫龍之點睛。往活處鍊。則若龍睛之有一定處所也。故提醒處。在認取其扼要處。扼要處篇篇不同。句句不同。故一篇中有一篇之眼。數句連接中有數句之眼。一句中有一句之眼。在一篇之中。有以數句爲眼者。非一句所能提醒也。又有不必以全句爲眼者。得一二字。已足提醒矣。至於全集之眼。則不易言。全集中以某詩爲能見其志。而他詩皆無背此志。是其一集之眼也。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雲鳥水魚是偏舉。高遊是雙關。偏舉。舉物也。雙關。關己也。

此二條。言鍊字向活處鍊。亦即明一句之眼也。情景須兼融。人人知之矣。偏舉雙關。即情景兼融之一法也。冷句安熱字。熱句安冷字。乃熱句鍊生。生句鍊熟之一法。所言法尙未備。學者當舉一反三。

清詞經眼錄

鐘公

玉井山館詞一卷。玉井山館詩餘一卷。上元許宗衡海秋撰。金陵坊刻本。一宗衡居揚州。少孤。母孫。能書善畫。兼曉音律。宗衡學業。得於母教居多。成豐壬子成進士。已由庶常改中書。稍遷。起居注主事。宗衡澹於仕進。喜詩古文詞。而性頗簡傲。所心契、山陽魯一同、蕪州黃雲鵠數人而已。官京師久。目擊世變。不能無慨於心。故發之於文。往往藉物喻情。用抒所蓄。一節錄光緒續纂江寧府志。所著玉井山館詩文集。並行於世。金陵詞鈔錄宗衡詞四十八首。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稱。一海秋中翰。負氣抗爽。有不可一世之概。所著玉井山館詩餘。別有懷抱。雖稍近粗率。亦近詞一大家。云。其金縷曲書余澹心板橋雜記後并絃云。一曩讀曼翁斯編。心輒低徊。竊以頌老琵琶。安娘詞曲。人間天上。事豔情哀。乃至葛嫩李香。賤能抗節。魁簫卯笛。聽輒增悲。幾類國殤。詎同禍水。方諸志乘。亦係興亡。嗟乎。秦淮鳴咽。誰憶前塵。粵寇披猖。倏遭今劫。歲在癸丑。孟春之日。僕在江上。倉卒北征。時賊騎距城。不四百里。城兵甫集。烽火斷然。僅二旬而金陵瓦解矣。侯景誰迎。袁粲徒死。一付劫灰。無從弔影。桓子野。江關殘破。親放流亡。慨念昔遊。都非舊夢。衣衫蝶化。樓閣薪燒。一付劫灰。無從弔影。桓子野。江關殘破。親放流亡。慨念昔遊。都非抑又傷已。夫事非同軌。感無異情。墜歡難拾。逝水不回。遑問前因。空成死別。奚必他時憑弔。始為傷心之事哉。仰天揜卷。歌呼烏烏。因爲此詞。用詒同調。一詞云。一別有傷心處。儘消磨劫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易晚。鳴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賸遺編細載閒歌舞。亡國恨。更難語。年來烽火臺城路。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誰主。似有簫聲聞鬼哭。此、忍憶板橋風雨。漫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擊軍中鼓。早哀絕。子山賦。一於

吟邊小識卷四

階青兪陞雲

錢牧齋嘗稱曾青藜之詩曰。其思則黍離麥秀。其志則天問卜居。青藜於明亡後爲僧。躬耕不出。有旅居詩云。老馬僅存還戀主。敝貂猶在敢言貧。天寒歲晚無車馬。親老家貧賴友生。其固窮安命可知。李世錫弱冠負時名。嘗爲詠物詩十二章。田山蘊亟稱之。其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尤爲時傳誦。詠池閣云。憑觀窗是舫。臥對柳成帷。園居云。疏雨有聲彈席帽。清風無礙入簑衣。語皆新穎。

余昔年自浦口南渡。見浩蕩長江。在檻外飛流而去。欲賦句而未成。閱沈歸愚金陵渡江詩。微茫欲沒三山影。浩蕩還流六代聲。俯仰古今。涵蓋一切。曹爾堪登掃葉樓秋眺詩。天浮楚岸看明滅。月滿江潮自吐吞。明滅吐吞四字。洵傳神之筆。有崔顥題詩。無須學步矣。又憶及風清鐘鼓吳山出。雲黑帆檣楚雨來句。亦極登臨壯闊之概。

秦少游滿庭芳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作天連衰草。非也。昔人用粘字者。韓昌黎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黃山谷詩。遠水粘天吞釣舟。邵博詩。平浪勢粘天。趙文昇詞。玉闌芳草粘天碧。嚴次山詞。紅影粘雲。葉夢得詞。浪粘天蒲桃漲綠。劉行簡詞。山翠欲粘天。劉叔

安詞。暮烟細草粘天遠。用粘字極工細。昔人以之入詩詞者多矣。若作連天。便無意味。

王孫蔚詩。格高音雅。與李天生在伯仲間。其峽石驛早發云。西巖匹馬去迢迢。曉樹籠烟碧未消。一角空亭人語寂。風飄霜葉過溪橋。湘行絕句云。萬里晴江落照遲。琵琶峯下小舟移。楓林日暮寒鴉影。飛入頽垣賈傅祠。誦之饒有韻致。

吳漁山爲畫家鉅子。嘗爲程石瞿太守。做李營邱早雪圖。程題七古云。鵝溪一幅營邱似。積素凝寒半江水。枯枝拂地凍欲僵。有客孤舟去如駛。蘆荻蕭蕭風亂飛。千山寒色兼斜暉。此翁掉頭頗解事。天地已閉人當歸。墨井畫流傳絕少。此詩稍能狀之。且用天地閉賢人隱意。恰合墨井高致。

黃小松嵩洛訪碑圖。久傳藝苑。當嘉慶元年九月。小松偕武虛谷、王惕甫、王秋陸。作嵩少伊洛之游。選勝尋碑。繪圖紀事。孫淵如爲篆題其端。惕甫爲賦長歌。載淵雅堂集中。惕甫召試後。就官南下。買一舟。挈妻子同行。桂未谷寫分書三字贈行。曰漚波舫。王述庵司寇。贈以柳堤雲舫圖。惕甫賦詩云。潞河南下接星津。垂柳陰陰已過春。一路自開橫卷看。今朝眞作畫中人。洵名流逸事也。

凡山水登臨之作。能句新而景確。便耐人吟諷。許月溪大令瓜洲詩云。水外蒼烟一鷺明。長天雨歇半江晴。雙舟對放如梭急。愛聽船娘轉舵聲。梨口山行云。細草幽花遍地生。青禽紅果不知名。層層列岫天如束。人在翠微深處行。誦此二詩。若身涉其境也。許有家山雜憶一百數十首。憶祖德先疇。故家舊友

。纏綿悱惻。情見乎詞。

神州板蕩之時。士之殺身成仁。有在鄉曲小儒。而不在達官守土者。明季。越中甌底山。有鄉塾師。失其姓氏。告鄉人曰。吾當生燼。不復食矣。於山中掘土。備二缸。坐其中。強鄉人舉缸覆之。越日。臨穴呼之曰先生。應曰諾。鄉人曰。爲先生出之。答曰。入則不復出矣。連呼五日。皆應。至六日。遂絕聲。陸桴亭聞之。作甌山士歌。有善天絕無乾淨地。甌山猶存土一簣。先生殉國。初不求名。得大儒表彰之。名亦不朽矣。

乾隆時。金陵詩社。賦秦淮曉渡詩。爭勝者多長篇累紙。潘耒升茂才曰。吾年老才竭。纔得二十字耳。詩云。潮上扉平水。烏啼月滿街。一聲柔櫓響。殘夢落秦淮。蒸爲斂手。其南村稿中。有絕句云。飛燕當年事已非。漢家宮闕思依依。多情只有樊通德。擁髻寒燈淚滿衣。又憶舊詩云。青蛙閣閣雨疏疏。燕麥風輕上鰲魚。記得當年寒食節。全家上塚泊船初。二詩風韻殊勝。

詠七夕者多矣。紅牆碧漢。易落恆蹊。毛稚黃七夕詩云。今夕是何夕。碧雲滄海端。秋聲滿空碧。愁倚玉闌干。筆致擅空靈之思。又野望詩。斷虹垂木末。殘雨過江東。又贈友詩。別來何處寒芳杜。相見依然感鬢華。亦佳什也。

費仲若以孝廉任縣宰。淡於仕進。投牒乞歸不得。乃截髮賦詩云。幾度乞休歸未得。衰顏扶病禮瞿曇。

大吏始允之。其子燕峯。能承家學。有朝天峽詩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王阮亭盛稱之。同時有偃師縣令王敦初。亦能詩。七言尤工。如月明漁火全無影。夜靜江潮漸有聲。秋氣吳衫輕易透。離愁魯酒薄難降。碧窗晨展泥金帖。紅燭宵浮藥玉船。咸清麗可誦。

明邊華泉之仲子習。頗工詩。有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句。音節不亞宋賢。而貧不能給朝夕。與李滄溟之高閣烟消。蔡姬鬻餅。皆明代詞宗。而身後蕭寒同慨也。

李二曲先生之父。當明季。戰死襄城。二曲年十九。涕泣求父屍。而戰場白骨纍纍。不可辨識。襄城令兩夢神語。告以李孝子求父骸事。且示以滴血驗骨法。令乃使人物色得二曲。具告之。嚙血以求。果得。負以歸葬。顧亭林爲作襄城紀異詩。傳寫遍海內。舉鴻博。不應。固召之。絕食六晝夜。墜拒得免。生平作詩絕少。遍訪之。於華山志得其桃林坪一絕云。陰崖風雨瀉危湍。一朵芙蓉不可探。流水斷橋緣石過。野花隨意倚晴嵐。詩以人重。一詩之珍。等於尺璧矣。

黔詩紀略後編。有閩秀詩一卷。楊女史林貞。六盤山詩云。鐸聲響空谷。竟日車中坐。萬仞勢嶙峋。層層白雲鎖。舍車登山巔。不見雲一朵。想彼山下人。見雲不見我。余昔年經劍閣。行雲中數里。咫尺外不辨人影。誦此詩。歎其寫景之工。袁烈女淑秀。絕命詩云。爲守金環約。還傷玉鏡情。無慚環與鏡。只覺此身輕。貞烈之懷。出以古秀。尤爲難能。

白香山上李留守相公詩。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紀元和初年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淮、杜元穎、崔羣、李絳、皆與香山同官學士。而五君皆貴。雖有江湖魏闕之殊。交誼自在。故香山有故情之語。袁隨園詩所謂夔龍簫管巢由唱。請自分途致太平也。

清初工制舉文者。爲黃岡劉子壯。漢陽熊伯龍。其文雄厚排奐。凌轢一代。劉熊皆於順治己丑科。以狀元榜眼登第。應科舉之士。奉若泰斗。其時殿廷對策。沿明代之制。文用儷語。劉始用散體。孝陵深賞之。此後二百餘年。應廷試者。皆散體文矣。劉有秋懷詩云。大河以北近京畿。昨歲悲涼客解衣。疲馬穿城春晝靜。荒林巢燕路人稀。富池口云。初日滄江宿雨收。富池小驛亂峯秋。錦帆宮館灰飛盡。牘有寒鴉送客舟。時大亂初平。客路所經。皆荒涼滿目。清初人詩集中。如吳梅村詩云。非關城郭炊烟少。自是河山戰鼓頻。陳其年詩。路經梁宋千村盡。皆爲之慨歎也。熊伯龍詩。才氣雄健。勝於子壯。其送宋牧仲下第歸商邱云。懷有雙珠悲白日。囊餘一劍渡黃河。登漢陽晴川閣云。雕闌玉柱倚長空。檻外帆檣萬里通。春水遠浮巴子國。雄風高壓楚王宮。格調與明七子相近。

宋牧仲嘗稱王廣心詩。在嘉州信陽之間。其七律中警句。如贈陳臥子云。衣冠白社沈秋草。賓客黃初散洛塵。懷張菊存云。漸有清霜悲畫角。更無流水入瑤琴。秋草久迷王粲井。畫橋猶憶伯通居。別淡歸和尚云。曾求鐵漢樓邊死。幸向金吾杖下生。淡歸當是以直臣遜世者。惜未詳其姓氏。（案澹歸有徧行堂

集傳世)

明代幾社諸子。若陳臥子、李天章。皆名重一時。周太守茂源。亦身列幾社。才名稍遜。已迴出恆流。五言如汀州道中云。淡月啼螺女。陰風舞蜃郎。贛江舟中云。細雨紅蕉葉。輕風白葛花。舟泊錢塘云。隔岸青峯神禹廟。中流雪浪伍胥潮。春日過桐廬云。繡嶺春深紅藥潤。晴江漲煖白鳩啼。舊山云。笳鼓江關屯虎豹。樓船海國舞魚龍。善寫客途風物。句亦渾健。其贈季天中云。短裘射虎陰山暮。霜管題詩獨石開。漢苑鶯花虛諫草。燕臺風雨作商聲。茂源北游。與季天中、宋直方、施愚山相過從。燕臺七子。茂源亦與其列。龔芝麓甚賞其詩。

李龍眠畫。世不多見。王弇州得其長卷。田侍郎子綸。題詩卷中。能發揮其精采。詩云。弇州山人譜名畫。好手第一稱龍眠。今觀此畫歎可絕。張吳顧陸直並肩。當其下筆風雨作。鵝溪十丈何旁薄。陂陀島嶼優曇花。蒼梧洞庭勢遼廓。山口一佛將欲行。蠻君鬼伯羣縱橫。幢纓冠珖詫變相。羅什羅女蒼虬精。其後諸佛坐且立。一捋長眉一盤膝。亞松巨楨怪石伏。極者捫腹趺者寂。天魔赤脚龍鬣游。陽侯狂飈溟渤黑。最後雲氣隨飛龍。剗然直上蓬萊宮。萬頃波濤沸欲動。四山雷雨紛來從。龍眠畫不可見。見山疆此詩。奇崛能肖其畫境。若飛精之在紙上也。

沈歸愚謂王阮亭詩學。爲其兄西樵所授。西樵有考功集。阮亭作詩序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

豪放之外。引其過襄陽詩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於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指爲微旨所在。

吳綺以詩古文詞。得名者四十年。駢體文與陳其年齊名。詩格在樊川玉溪間。然其七律。如一鉢軟烟梧子飯。半鋤涼雨菊花泥。桐陰照檻客衣碧。荷葉滿池人語香。則幽秀有致。不類其富麗之筆。

蔣鹿潭水雲樓詞。爲江東之秀。上幾南宋。而詩則僅於粟香室叢書中。見其數十首。有詠冬柳七律云。淡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院欲棲鴉。五更羌笛吹寒月。一角荒城壓亂流。頗得冬柳之神。餘皆近體爲多。才力稍弱。亦自清新可喜。詞人中郭頰伽亦詞勝於詩。其詩新而不纖。爲姚惜抱王蘭泉所稱。七言如滿眼青山秋士老。打頭黃葉酒人來。七絕如湖上小桃三百樹。一齊彈淚過清明。頗近於詞句也。

范忠貞公承謨。爲文肅公仲子。任福建總督時。值耿藩之變。幽禁獄中。賦百苦吟畫壁詩。精誠貫日。迨事急。作絕命詩示獄官。自序云。連日烏鵲南噪。聞王師已逾仙霞嶺。耿劉二逆。初擬攜裝泛海。繼以衆情弗順。始議投誠。獄吏偵知其情。密以慰余。余笑曰。二逆卽投誠。終不免。然必先殺我以滅口。因口占一詩示之。詩有龍興有寺葬真卿。一笑襟開萬怒平句。可謂從容就義矣。

周弁翁詠燈花詩。繁華不結三春夢。零落空餘寸草心。詠物而兼寓意。誦之惘然。南唐烈祖詠燈云。主人若肯勤挑撥。敢向樽前不盡心。頗似士不遇所作。燈檠之製。余自幼至壯。用之逾三十年。書窗夜讀

。熒然相依。今都市居人。無復用之矣。南唐烈祖能詩。而性猜忌。聞嚴球過金山詩云。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怒甚。沈之江口。烈祖踞江南。方自誇富庶。嚴球以蠅蟻笑之。果拂其意。然何至委葬魚腹耶。

顧貞觀少游京師。題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鄉關何事不成眠。時魏柏鄉方宏獎士流。見而賞之。卽日過訪。遂才名大起。與吳漢槎齊名。及漢槎久戍塞外。顧往乞納蘭容若營救未得。賦金縷曲二首寄漢槎。容若見之。感動曰。山陽思舊。都尉河梁。並此而三矣。與徐健庵等合力援之。因此獲歸。時稱嘉話。梁汾自選其詩。不滿四十首。旨在古淡。貴精不貴多。其登滄浪亭詩有云。由來淡蕩人。別作流傳計。蓋自道也。

李聘官陵水縣。有惠政。值羣黎爲變。所轄三十餘峒民。受李所感導。不從黎叛。時稱良吏。有初蒞陵水詩云。城闔常走鹿。官吏半乘牛。賦少增榔稅。差煩逮女流。古牆生蛤蚧。官閣伴魑魍。紀此邦風物之殊也。

張襄壯公勇。以平定黔滇功。秉節關隴。及三藩之變。保障西陲。舉部將趙良棟王進寶。由蜀入滇。遂奏全功。爲清初漢將之冠。好吟詠。與李天生等相贈答。傳者僅過控峒一首云。蚩尤戰後久銷兵。此地猶存訪道名。萬里山河塵不起。松風常帶鳳鸞聲。可想見豪情壯概也。

明烈皇殉國時。諸生陳宏範。散財結客。將有所圖而未遂。迨洪文襄聞其名。聘之入幕。而海宇已定。事不可爲。授右秩。長揖而歸。至道光時。其六世孫。持宏範手寫五言詩卷巨冊。乞名流題詠。以林文忠公則徐爲最。詩云。五字長城抵劫灰。何人擊筑弔西臺。將軍揖客相知晚。不救松山萬骨哀。蓋能道其當年心事。惜其不遇洪文襄於明季督師時也。

王阮亭門下詩人。以宗元鼎詩。最擅風調。其七言如漁翁晚唱烟生浦。桑婦遲歸月滿筐。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皆清麗可誦。七絕如吳宮曲云。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頭告急封。詠百尺樓云。素襪翩翩月一鉤。凌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酣嬉亡國。深爲陳宮唐苑悲也。

聊齋志異一書。爲近代小說中名著。蒲留仙以應試屢擯。乃肆力於古文。以達其志。聊齋之作。託於狐鬼荒幻。以警薄俗。王阮亭爲題詩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留仙和之云。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

勝國遺民。有櫻心之痛。而不敢昌言。每託詩歌以奇慨。江都田梅岑。有送友潘雪帆祝髮天壽山寺詩云。自悔披緇晚。低回別母難。獨尋天壽路。莫上寢園看。亂後遇周子云。地經劫火行人少。江咽秋潮夜哭多。示姚葉二君云。百戰乾坤贖此身。今宵相對啓禎人。白頭紅燭雙行淚。重向樽前話甲申。此數人

者。皆有周原禾黍之悲也。梅岑於五言尤工。如月明沙路淨。雨歇稻花香。鳥影溪光定。苔痕屐齒荒。院靜松聲細。山寒鳥語稀。峯翠猶含雨。江聲欲上潮。皆可入摘句圖。又見其天壽山七絕云。荒寒輦路走牛車。舊是君王駐翠華。春薦無人寒食過。夕陽開遍野梨花。淒韻欲絕。

納蘭容若。爲詞學名家。上追北宋。詩歌亦俊逸不羣。七絕如柳枝詞云。池上閑房碧樹圍。簾紋如水上斜暉。生憎飛絮吹難定。一出紅窗便不歸。秣陵懷古云。山色江聲共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中原事業如江左。芳草何須怨六朝。咸有深婉之思。容若以元臣之子。弱冠成進士。年二十二。卽入衛羽林。幼工騎射。發無不中。每從獵塞北。馬上紫裘。雕邊銀鑷。英風壯采。不僅擅長楊詞藻也。

揚州紅橋。爲名流觴詠之地。陳迦陵詩。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如塵。含情婉約。不似其集中雄傑之作。

黃梨洲壽兄詩云。落拓無成莫怨天。譬如只在未生前。妻生子從新起。一筆勾消五十年。阿文成公四十自壽詩云。三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皆作達之語。近人有悼亡詩云。第十年前燈影畔。本無人共可憐宵。則作達而益淒惻矣。

田子綸過儀真縣詩。松籜絲網挂江頭。叢綠新篁傍水樓。一片風帆三十里。買魚煮筍到真州。鄭禹梅早發流陽詩。立春早起流陽城。衾薄風多夢不成。淺水無橋牽馬渡。曉星如月照人行。二詩一寫舟行。一

寫陸行。皆能曲肖當日客途光景。誦其詩。頗憶昔年船唇馬足。關河行役時也。

錢牧齋曰。秦人之詩。自李空同文太青。莫不充厲用壯。有車鄰駟鐵之遺聲。今涇陽李杞瞻詩獨不然。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未可謂之秦聲也。其五言。如廣州云。海色明銅柱。江春發木棉。五絕詠雲云。片片浮雲去。愁人正望鄉。東風吹汝急。幾日到咸陽。七絕看雪云。蕭蕭風雪下層巒。客裏相看淚不乾。欲典羊裘沽美酒。卻愁明日又春寒。王阮亭甚賞其詩。有李郎去後、雅樂消沈之歎。

荷戈出塞詩。以吳漢槎之姜女廟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最爲沈痛。其寄友書云。望慈顏於堂上。白髮雙愁。思少婦於樓頭。紅顏獨倚。聞者哀之。少負才名。作長白山賦。足摩班張之壘。賦爲徐健庵吳梅村所賞。秋笳集半爲出塞後作。尤多激楚之音。集中有白頭宮女行。自序云。長安女尼妙音者。本崇禎時宮人。後出居民間。祝髮於北城之佛舍。與海昌相國所居接近。嘗出入相國家。述甲申三月之國難。及宮中舊事甚悉。又言宮中嬪侍。都以青紗幕。外約釵梁。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故物也。戊子歲。余以謗議。械繫都官。而相國亦以事下吏。爲言妙音事。悲紅粉之飄零。感羈臣之淪落。爲作長歌。以傳於樂府云。宮女行之首句曰。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繩懸百結。手把金經淚暗垂。云是前朝舊宮妾。結句云。從古存亡堪太息。淒涼無處尋遺迹。麥秀偏傷過客情。枯枝還下宮人泣。蓋漢槎自傷譴枉。復聞妙音事。宜其長歌之激越。宋祖昱西洲稿中。有聽明宮人楊氏

度曲歌云。一代紅顏絕可憐。三朝彤史誰能數。夜雨凋殘玉樹花。浮雲隔斷蒼梧路。杜鵑啼月恨無窮。莫唱開元舊時譜。與漢槎詩皆哀思之音也。

孫默居維揚。士大夫過淮南者。皆詩酒過從。晚年歸黃山。王阮亭、施愚山、宋荔裳、朱竹垞。各賦詩贈行。竹垞詩云。蕪城客散亂烏啼。別業黃山路不迷。後夜相思秋色遠。月明三十二峯西。

李文定公天馥。當服闋入都時。門人多已通顯。爲置酒新第。史學士卽席呈詩云。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蓋紀實之語。先祖於光緒紀元。築曲園於吳下。時先曾祖母。年已九十。恩竹樵方伯贈詩云。已煩海內推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士林爭羨稱之。不僅玉堂行輩之尊也。

宋文潞公。朝端鐵面。風概嶽然。而詩則溫婉似西崑。其見山樓云。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鉤銀。蘅皋云。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迢迢。翠珮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秋夕云。小檻風驚竹。幽庭露泣柯。芳塵千里隔。幽恨九迴多。與司馬文正之煙曲香篆。杯深酒過花。同一工麗。

于維世胡笳曲。兼剛健婀娜之致。詩云。大胡笳。小胡笳。寒雲漠漠低龍沙。蒼茫蘆荻飛孤鴉。道旁老木怒槎牙。枯藤倒挂盤猶蛇。健兒彎弓弦橫斜。騰空如電白鼻騮。寶刀三尺明霜花。危竿風掣旂紅紗。箏篋聲雜鼙鼓。少婦酥袒彈琵琶。纓珠紅白垂髻盤。童奴錦襦花滿丫。豐姿軼貌美無加。射生爲業鞍爲家。就中少者未破瓜。逢人憨笑面不遮。劍華明映金釧斜。相逢何必油壁車。恨不相逐天之涯。維史

博通經史。偶作詩歌。有奇逸氣。同舍推爲祭酒云。

袁藩久困公車。終以不遇。曾在闈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劇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爇。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有落第者吟之。爲之泣下。王阮亭采此詩。入池北偶談。余六度應禮闈試。始登第。會題詩號舍云。紙聲颯颯暗風吹。殘夢扶頭強自支。奇闕偶從天外想。矜持翻使筆端遲。忍寒鶴警三更露。沸水蠶抽百鍊絲。留取堆盤銀燭淚。爲君曾相吐心時。今科舉久廢。各省試闈。亦變易無遺。後之見此詩者。倘爲數百年來。末路文人。顛頓場屋者。低回一歎耶。

明嘉隆以後。論詩者多尊唐黜宋。但唐賢誠詩境高渾。宋人亦自有精到處。況自晉魏以來。文學各體。隨時代而遷移。未宜偏執論之。吳孟舉纂宋詩鈔百家。陳言揚輯宋名家詩。宛陵、廬陵、南豐、半山、東坡、子由、山谷、石湖、放翁、誠齋、梅溪、晦翁、菊圃、秋崖、信國、凡十六卷。與曹六圃之宋百家詩存。皆取宋人之長。使各盡其致。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之意。明七子專學盛唐。而沿其派者。黃金白髮。吾輩中原等語。殊近浮囂。吳陳諸人。故力矯之。吳孟舉詩如看梅云。吹將王冕橫枝下。鍊得林逋斷句回。經郭外云。路雜難尋官道合。橋低不礙小舟行。社神香火尊於帝。村學規條亦有師。贈友云。數遍藏書推拂水。偶思快友話橫山。陳言揚詩。如觀瀑云。耳根異響心逾靜。眼界奇忙意轉閑。

。雨中鱗甲空濛態。世外烟波浩蕩聲。其詩雅近宋賢也。

清詞經眼錄

鐘公

浪餘詞一卷。金壇馮履和小雙撰。馮氏家刊本。履和於煦爲同祖兄。初名晨。煦序其詞云。「予游江甯。游徐。兄皆與俱。兄五十始學爲詞。顯精小令。以唐五代爲宗。而尤服膺吾家正中翁陽春一集。於宋則研摩歐晏。唯妙唯肖。紙窗竹屋。燈●青燐。輒手一編。吟諷不輟。務得當而後卽安。秦淮初淥。同過邀笛之步。彭城夜雨。更說連牀之詩。友于之樂。於斯爲盛」。清季倚聲之學。盛極一時。然皆相尙以慢詞。尠專精於小令者。履和集中則十之七爲令曲。如鷓鴣天石城懷古云。「垂柳無情十里髡。烏啼殘夢記難真。六朝煙景銷磨盡。祇賸秦淮月一輪。江總宅。麗華墳。舊憑闌處更無人。石城巷口游行徧。不復聞歌白練裙」。又臨江仙管屯鍾山雨晴間步云。「城郭江山依舊在。六朝金粉全無。頽垣斷井認模糊。當年名勝地。強半集狴廳。贏得秦淮西去水。樓臺照影蕭疏。琵琶聲斷淚痕枯。憑他新粉黛。妝點古皇都。」亦復淒清哀怨。不媿雅音也。其子篋跋語中。述履和論詞之旨云。「詞雖小道。唐五代小令。節短音長。詞盡而意無盡。實臻聖境。宋製瓊瑤玉佩。引宮刻羽。侈然放矣。然韻味或反不逮。」其言如此。亦可謂能不爲一時風氣所囿者矣。

清代閩秀詩話

階青俞陸雲

敘

我國女學之興久矣。揚芬彤史。代有其人。清代尤閩英輩出。夙秉內言不出之訓。既不能以事功藝術。與世爭長。舉才識之所及。欣戚之所懷。悉寓於詩歌。或刊而未傳。或傳而不久。百十年後。磨滅於墨昏蠹蝕之中者。不知凡幾。良足慨矣。近代選詩者。每於總集之後。附閩秀詩。而采錄無多。若揮珠之閩秀正始集。妙蓮保之續集。單受茲之再續集。又博采而未精選。梁章鉅之閩川閩秀詩話等。則限於一隅。未能遍及。傳播遂稀。以詩而論。各選集中。全篇完美者少。單詞秀出者多。傳世之作。貴精不貴多。余乃就衆集中。仿摘句之例。編爲詩話。燕泥庭草之吟。流傳較易。復取其人之事略。舉孝慈貞節。英毅清高堅苦之懿行。悉載於篇。庶幾不泯其人。藉以揚芬烈而資興感。乃余輯詩之微旨也。三百年來。人才如海。非勺水所能罄。他日訪求所及。當爲續編。辛巳秋日。俞陸雲識。

卷一

沈歸愚評柴季嫻之詩曰。本乎性情之真。發乎學術之正。韻語中時帶箴銘。季嫻擅詩畫。能鼓琴。嘗於春日。偕蕉園諸女伴。扁舟泛湖。練裙椎髻。命翰分吟。畫舫相鄰。多靚妝游女。窺季嫻之風格者。詫爲

僅見。五言如送顧啓姬北上云。一片西江水。天涯送客舟。春來萬楊柳。葉葉是離愁。又長貧無樂歲。多難有禪心句。尤近唐賢詩筆。其子婦朱道珠。亦能詩工畫。夫沈方舟。客京師紅蘭主人邸中。道珠繪故鄉山水圖寄之。紅蘭主人題曰。柳下柴門傍水隈。天桃樹樹又花開。應憐夫壻無歸信。爲畫家山遠寄來。遂厚贈之使歸。一時傳爲佳話。其嗣音詩草中。有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嬌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獵獵風初勁。沈沈雨未闌。因憐兒被薄。轉憶客衣單。極燕將雛苦。征鴻失侶寒。居家與行路。同一是艱難。詩格與詩情。並臻佳境。柴貞儀工六法。圖畫寶鑑。稱其花卉翎毛。無不超妙。亦能詩。爲其妹季嫻之名所掩。有詠羅巾云。拭去盈盈淚。攜來冉冉香。殷勤纏素手。縷縷似愁腸。頗得唐人五言情味。題烟江疊嶂圖云。一片孤帆何處落。千峯寒雨暗江天。神韻殊遠。

康熙時。綏遠將軍蔡毓榮。以平滇著績。其女蔡琬。爲高文良公其倬之室。諳於政事。文良奏疏文檄。皆與商定。詩筆雄健。九峯寺有感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賸有枯禪守故林。辰龍關題壁云。一徑登高獨惘然。重關寂寂鎖寒烟。遺民老賸頭間雪。戰地秋荒郭外田。聞道萬人隨匹馬。曾經六月墮飛鸞。殘碑灑盡諸軍淚。苔蝕塵封四十年。此二詩。皆感綏遠舊事。極悲壯之音。詩集無可覓。沈歸愚云。

僅於選本中。見其數首。皆擲地有聲者。

上虞徐仲山嘗宴客。有毛西河在座。徐女昭華出謁。西河命賦畫蝶詩。援筆立就。一座驚歎。陳其年嘗序其詩集云。問其桑梓。千秋西子之鄉。詢彼絲蘿。四傑駱丞之偶。以昭華爲駱加采室也。集中有塞上曲云。天圍沙磧雁行低。八月邊關雪亂飛。少婦不知寒信早。征衣還未寄遼西。唐時歲苦邊患。故唐人多塞上詩。近代詩中則稀有。閩媛詩集。尤罕見之。

宋牧仲有贈鄂友輿詩云。閩中有良友。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因其室人顧啓姬。有花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句。羣推佳詠也。啓姬工詩。並精音律。與林亞清、柴季嫻、錢雲儀、馮又令、張槎雲、毛安芳、結社聯吟。有蕉園七子之目。林亞清兼能繪事。自題畫竹云。明月升東軒。竹影宛在地。愛此堅貞姿。濡毫寫其意。可見襟抱之高。啓姬嘗題亞清畫梅竹云。絕似昨宵明月下。橫枝疏影上窗紗。亞清著有墨莊詩鈔。鳳簫樓集。詠秋蟬云。秦女清砧秋後急。衛娘愁鬢夜來疏。穀雨云。桑濃蠶子猶懸箔。日煖蜂王早放衙。得外子書云。遠別動經年。得書纔尺幅。書中一寸心。燈下百回讀。令人增伉儷之重。

吳綰字冰仙。擅書畫。兼精絲竹。嘗與吳梅村相唱和。馮定遠文集。言與高陽夫人論古詩樂府源流。卽冰仙也。曾賦梨花雙蝶詩云。玉環舞罷冰綰冷。道韞詩成粉絮飛。影過珠簾朝日淡。夢醒珊瑚枕片雲歸。

爲時所稱。墓在常熟東門外。嘉慶間。陳雲伯曾加修治。爲立碣以表之。

柳如是。豔著秦淮。復名傳藝苑。顧荅有河東君小傳。沈虬有河東君記。徐芳有柳夫人傳。餘若安雅堂集。嚴武伯詩序。掃軌閒談。觚臚。諸書多紀及之。詩人之詠河東君者。臧否不一。袁子才則云。可惜尙書壽正長。丹青讓與柳枝娘。朱芷汀則云。家變獨能持大義。虞山身後有家姬。朱詩自是定論。如是詩傳者無多。如春日云。花滿階臨珠蓋拂。鶯啼春入玉衣吹。寄牧齋云。此去鶯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贈劉夫人移居金陵云。闌前碧水秋臨鏡。天際青峯曉畫眉。於詩境蘊釀頗深。填詞亦工。有約箇梅魂。花梢月上。輕憐細語句。意殊雋婉。其妝鏡猶在。銘製極精。藏吳門曹氏。題詠者甚多。墓在常熟縣郭外。曾借宗耿吾姊丈訪之。牧齋葬於東側。題曰東綱老人墓。蓋舊碣也。其地前俯尙湖。後倚吾谷。風景殊勝。余爲賦詩云。如畫江城帶夕陽。兩朝紅豆舊山莊。錦帆玉璽無消息。留得南都片土香。秦淮八豔。郁大蔓草荒煙。惟河東君片壤虞山。供人憑弔耳。

顧橫波在秦淮。麗質清才。名與河東君埒。有海月樓閑坐詩云。粉院藤蘿烟翠合。朱闌楊柳月痕低。籬花晚瘦人相似。畫閣朝寒燕不飛。文翰外尤善繪事。陳雲伯題其畫桃花云。春雨秦淮水上舟。十分紅影上眉樓。東風不結相思子。畫得桃花當寫愁。蓋橫波歸芝麓尙書後。未有子也。陳其年曰。顧夫人識局明拔。尤擅畫蘭蕙。筆姿蕭散。當是神情所寄。

周炤字寶燈。歸漢陽李生。曾攜炤之詩牋示客。咸歎其詩翰雙美。自寫坐月浣花圖。雙鬢如霧。烘染特妙。有聞外子將歸詩云。見說畫眉人且近。預研螺黛待新妝。與厲樊榭憶姬人月上詩。將歸預想迎門笑。商寶意喜環娘至詩。瓊環親爲解燈前。皆可見燕婉情深。

明季南都旣失。江南佳麗。多被掠北行。吳芳華題旅店詩。有淡黃衫子謝風流。粉退香殘只獨愁。倚枕漸驚鄉夢遠。登鞍誰惜楚腰柔句。自題其後云。後之見此者。爲妾歸謝康郎。當索我於白楊青塚間也。陳其年曰。辛卯歲。史孝廉北上。道經淇水。宿宜溝客舍。見題壁詩云。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欲說宮中事。衰柳空江隔暮烟。詩後題曰。妾廣陵人也。入侍宮庭。曾不二載。馬上琵琶。逐塵長去。愴懷賦此。和淚濡毫。促裝心亂。語不成章。時庚寅七夕後四日。廣陵葉子眉識。史呼客舍主人詢之。知爲宏光西宮也。又長沙王素音。爲亂兵所掠。題琉璃河旅店云。迷離夢境失長途。髣髴家山聽鷓鴣。卻是數聲吹去角。醒來依舊酒家胡。朝來馬上淚沾巾。薄命輕於一縷塵。青塚莫生殊域恨。明妃猶是爲和親。多慧多魔欲問天。此身已分付黃泉。飄零弱魄無歸處。只合空山化杜鵑。其自序有云。高樓墜紅粉。罔自慚石崇院內之姝。七首耀青霜。當誓作兀朮帳中之婦。王漁洋聞而傷之。賦減字木蘭花詞云。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遠。湘竹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掩啼空驛。魂化杜鵑無氣力。鄉思難裁。楚女樓空塞雁來。三難女中。其橫遭厄運同。面文藻則素音尤勝。當彌天烽火。紅顏之淪落者。

。不知凡幾。不僅徐中山王第之嬌女。被軍府一鞭驅走。爲梅村祭酒所悲也。

董小宛在秦淮。才色擅一時。鍼神曲聖。食譜茶經。無不通曉。歸如皋冒辟疆。其居水繪園。爲文士所萃。小宛之名益著。嘗集古今閨幃軼事。蒼爲一書。曰匱豔。詩則僅見一首。有眉痕終日未能舒。自掩窗紗檢故書句。事辟疆九年而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千四百言悼之。其後陳雲伯題小宛像長歌云。丹青隨意都娟妙。小樹寒叢入斜照。知其兼工繪事。不讓女蘿圓玉也。

林英佩之父。被誣下獄。盡脫簪珥以贖父。不允。則磨刃誓死。有母在不敢啼。歸房淚如雨句。咸嘉其孝行云。

郝湘娥。賦江南采蓮曲云。十五吳娃慣弄潮。隔花回首向郎招。來時不用撐船訪。門對垂楊傍板橋。頗有竹枝風調。

周淑履。家貧藉織紵爲生。課子讀書。有述懷詩云。中宵機杼聲。十指皆皴裂。著此縞素裳。怡然矢同穴。課兒夜讀云。甯望致通顯。不敢隕故步。爾父有遺書。慰母在寒素。沈歸愚曾錄其詩入別裁集中。桐鄉孔繼瑛。亦食貧自勵。有句云。夜枕先愁明日米。朝寒又典過冬衣。其子啓震。後應召試。賜文綺。賦示兒詩云。賜錦初披新樣紫。遺氈莫忘舊時寒。二人皆矢節撫孤。與畫荻九熊方美矣。

胡蓀桃。雲南蒙自人。生有異稟。工繪山水。極超逸。有題畫句云。此去仙源知不遠。前溪流出野桃花。

。蒙自地處蠻鄉。與交趾國僅隔一水。乃挺此美質。邊境多質野少文。南北同之。甯武關地近邊牆。求一詩人不得。有韓氏。失其名。刻苦吟詩。不爲習俗所囿。有絕句云。鏡日闌珊倦理妝。偶乘清興詠春光。畫眉筆在留餘黛。信手鈔詩字亦香。靈淑所鍾。不能以炎風朔雪限之。

許宜煥。七歲賦玩月詩云。一種月團圓。照愁復照歡。歡愁兩不着。清影上闌干。袁隨園極稱之。有贈外詩云。君子安厥命。真人息其機。陰陽相倚伏。莫愠飢寒時。宜煥不得於姑。抑鬱早卒。存此二詩。庶不沒其人云。

清代女史之工畫花卉。南樓老人外。惲清於最爲擅譽。清於爲南田之裔。寫生絳麗蘊藉。用粉最爲精純。映日則花朵燦灼生輝。作竟。每題小詩。乾隆初。尹文端公進呈。蒙御賞題句。孫女榴林。能得其傳。清於嘗自題畫菊云。秋欲老時君正少。霜華偏爲潤芳顏。有吳夢窗霜飽花腴之意。

黃比部永。與其婦浦湘青。伉儷至篤。其友戲之曰。君殆如昔人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耶。黃曰。下官正復賞其名理。湘青有憶外詩云。雕陵鵲信偏無準。報道郎歸又不歸。

都御史華平之母。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傳其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聖時。粹然有德之言也。

徐元象。詩文有雋才。其京口寄父書云。兒自襁褓。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淒然。舟行風水便利。

遂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成塵。廣谷大川。靡能記憶。舅氏出鮑明遠大雷岸寄妹書。與兒讀之。如賦如頌。篷窗瑣瑣。恨不能竟所思。官舍清華。几案如滌。挑燈夜坐。惟晨昏之戀切切耳。願阿爺阿母無恙。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山林觴詠。暢遂幽情。何必紆拖青紫。乃稱貴乎。讀其書。非特文辭之美。且識見亦超。有寄外詩云。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東風如與便。吹夢到瀟湘。

姜芳垂。未婚夫卒。矢志守貞。工繪山水。乾筆疏秀。自題畫幅云。擬仿元人惜筆法。惟舊紙得墨。始有氣韻。佳紙難覓。大幅更罕。茲幀雖平拓至再。而紙性猝難融化。淺深濃淡。頗費經營。苦筆不達意。欲貌似古人而不可得。多愧也。閨秀尹瓊華。題姜貞女畫云。璇閨工六法。取勢入微茫。野渡漲秋水。遠山明夕陽。古心無麗藻。淡墨有冰霜。惜筆元人意。留傳法乳長。

劉若蕙秋夜寄外詩云。一片長安月。清光兩地明。懸知千里客。不盡故鄉情。窗竹寫秋影。村砧聞夜聲。詩成清不寐。牆角對孤檠。詩筆一氣融注。窗竹二句。頗有宋賢詩味。莆田黃幼藻。詠孤雁五律一首。格調與若蕙相似。黃詩云。渺渺高秋外。長空一雁遲。哀鳴懷故侶。淡遠寫相思。瘦馬征夫淚。迴文少婦詩。妝樓如過影。莫向夕陽時。黃早寡。故詩多哀思之音。

韓文懿公葵之季女韓韞玉。少讀羣書。工詞翰。年三十。已多著述。旋以病卒。病中悉焚其稿。其夫於書帙中。檢得詠鶴詩云。望裏蓬山是去程。露寒常向九皋鳴。不隨衛國乘軒隊。穩臥松顛夢太清。詩既

超逸。而吉光片羽。彌可珍矣。陳文恭公宏謀之女陳秀貞。亦慧而不壽。秀貞生長華廳。而襟懷曠淡。蕭然有荆布風。其雪窗寄外詩云。誤看曙色映檐前。曉起開窗雪滿天。深坐尙驚寒愈重。遠人身上合添棉。年十九。遽卒。韓陳二女士。皆天畀以才而促其年。致可惜也。

江都徐淵珠。早慧。有京官欲納爲妾。淵珠曰。願侍文人。如東坡之朝雲。不願事紈袴。後歸施愚山。教之習詩。遂能爲五七言句。愚山入都。淵珠寄詩云。天公如識妾心苦。北地風霜盡入南。愚山和云。莫爲天寒愁北客。夢魂夜夜在江南。

陸劍南詩。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沈歸愚曰。此固劍南佳句。乃張采于女史。翻其意用之。有兒頑應笑同王霸。婢鈍何須學鄭玄。可見家風敦厚。以高隱重。不才藻鳴也。采于著有衡棲集。與其夫吳詔。有鹿車偕隱之風。故歸愚以高隱稱之。

桐城張文端公英之三女令儀。幼承母教。以好學能詩稱。五言如郊行云。水隨秋意遠。雲共客心閒。七言如殘春云。春歸細雨斜風裏。客病輕寒薄煖時。焚香云。細篆幾絲縈斷夢。斷雲一片護疏簾。悼鶴云。舊履蒼苔猶有迹。重來華表定何年。其弟文和公序其詩集云。姊所爲詩。輒衷前人法度也。

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過德州。有十二齡女子宋素梅。迎鑾獻詩云。山左羣情切。江南望幸頻。彩雲晴有瑞。香鶴靜無塵。淑氣迎仙仗。祥風繞御輪。康衢歌擊壤。共樂太平春。盛世和雅之音。乃於髫齡

弱女得之。詩進呈後。褒賞有加。

吳縣莊德芬。以受遺感逝之身。銜辛茹苦。管世銘序其詩。謂雖處悲沮之境。而絕無衰颯氣。洪北江謂其五古之佳者。無愧漢魏。其子心牧。彙集遺篇。并舉五言殘句。如朱光馳素節。白露肅清秋。薑桂中年味。琴書太古情。七言如檐頭蛛網銀絲密。鷓鴣角蝸涎玉篆明。闌前燕剪裁雲錦。池面魚梭織浪花。六朝人物歸詩卷。三郡江山列畫屏。惜全詩不可得見矣。摘其佳句。如五律詠庭樹云。春鳥安巢穩。秋蟲化羽新。贈從女云。奇花歸繡譜。香草上雲鬢。意靜琴中水。心閒畫裏山。咸有新致。七律在交城作云。劉家冠劍遺邱隴。狐氏英靈肅豆籩。高齋舊事樵人記。智伯遺蹤蔓草多。皆不作尋常閨閣語。

蔣士銓之母鍾令嘉。家貧不怨。嘗於除夕大雪。抱兒坐冷屋中。搜囊中數十錢。市酒小飲。其夫曰。得無戚於心乎。笑答曰。古人處此者多矣。君丈夫。亦動念耶。士銓方四歲。不能執筆。斷竹枝成絲。作點畫成字以教之。稍長。親課以詩文。迨士銓入詞林。誡之曰。兒非適時者。遽告歸。主書院講席十餘年。士銓嘗語人曰。人以祿養。吾以學養。吾所學者。皆昔年母所授也。著有柴車草。登太行山云。絕磴馬蕭蕭。雄關百仞高。斷雲橫上黨。寒色滿中條。寄銓兒云。音書差慰我。文采莫驕人。失路皆由命。安貧卽報親。詩格絕高。不僅以賢德稱也。

吳受竹萬卷樓詩草中。有故明宮詞云。瓊樓十二浸涼波。樓上秋風斂翠蛾。隔院忽聞天樂奏。玉簫吹處

月明多。注曰。永樂中。高麗國進四妃。權貴妃尤美豔。善吹簫。最見寵幸。其二云。雲鬢不整玉容愁。再拜重華卻蹇修。消盡蛾眉無限妬。荆釵今見女巢由。注曰。長陵徐后薨。聞其妹妙錦。美而賢。使持節聘之。以病堅辭。宣德間。張太后延至宮中。見者爭羨曰。是薄皇后而不爲者。其三云。水晶簾捲月黃昏。蟋蟀秋聲徹苑門。鬪罷每邀天一笑。朝來分賜小金盆。注曰。景陵有御用餞金蟋蟀盆。令宮人鬥蟋蟀爲戲。勝者以盆賜之。其四云。朔風獵獵響寒空。白草黃雲入夢中。料得君王眠毳帳。繫腰猶憶玉玲瓏。注曰。裕陵既復辟。嘗入內庫檢故物。問太監劉恆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在何處。其五云。羊車深夜出重門。惆悵微吟達至尊。三十六宮秋月冷。一篇紅藥獨承恩。注曰。成化中。選掌禮嬪妃。時邵貴妃應選。託疾居外宮。偶夜坐自吟所作紅藥詩。茂陵聞之。遂召幸。其六云。深閉宮門顧影哀。玉塔春盡長莓苔。多情鸚鵡雙棲處。無復香浮漱澗杯。注曰。茂陵紀貴妃。爲萬妃所構。謫居安樂堂。卽誕孝宗之處。茂陵有鸚鵡啄金杯。上刻赤鸚鵡青雀各二。及櫻桃十六顆。蓋其時前星未耀。義取四妃十六子也。其七云。重重魚鑰鎖黃昏。枕倚珊瑚總淚痕。寄語江南紅粉女。莫將玉貌乞君恩。注曰。邵妃江南人。嘉靖中。尊爲壽安皇太后。命選女入宮者。毋下江南取女。雖貴極宮廷。有難言之感也。吳女史此作。與掖庭之紀元氏。天啓之賦宮詞媲美。惜詩不多耳。

岳威信公鍾琪。以平番上將。歸隱百花潭。著有葦園蛩吟二集。其婦華陽高氏。亦能詩。有雨中芙蓉云

。遙思洛水凌波鞵。想見華清出浴人。相對莫愁秋寂寞。一生顏色不傷春。夫人善理軍政。精嫻弓馬。每與威信並騎聯吟。洵天生奇耦也。

丹徒鮑曉芳。十四歲時。作中秋坐月詩云。若非今夜月。虛度一年秋。人稱其慧。長益工吟。登木末樓有作云。狼石千年指舊名。孫劉霸業竟誰成。平原放馬秋圍獵。列戍傳烽夜勒兵。天際帆檣沙嶼迴。雲中臺殿暮雲橫。閨襦頗亦襟期遠。百尺危闌倚晚晴。個儻英多。不似脂粉人語。

瞿忠宣公之子婦陳修蘭。爲詩抒發性情。以忠孝爲本。不愧家風。繪事力追宋元。出入四大家。王煙客太常極稱之。其田家秋興云。秋到郊原作嫩涼。連畦秔稻散晴香。爭梨烏雀喧斜日。踏藕兒童鬧晚塘。老樹傍門頻掃葉。好山當戶故低牆。悠然把酒南窗下。颯颯風飄白苧裳。饒有閑適之致。

熊文端公賜履之母李氏。值明季流寇之亂。全家遇難。抱遺孤賜履。匿榛莽間。忍死存孤。并日以食。母織子讀。一燈熒然達旦。後文端貴。每晉一階。必流涕曰。國恩至厚。然未亡人則分定矣。偶作近體詩。有秋夜作云。宵分涼月印虛庭。爲戀秋光倚小亭。愧對青山頭已白。悶看黃菊眼還青。煙低暮影籠寒柳。風漾微波蹴細萍。莫歎空閨多寂寞。課兒還喜有遺經。可謂得風人善感之旨。

田侍郎雯之母張氏。行年七十。戚黨將欲爲壽。夫人作誠子書。力卻之。非特詞意嚴正。且洋洋數百言。文辭高雅。似東京文字。爲閨儒中希有。其歸里詩云。官貧無事煩車馬。自覓江頭鴨觜船。寄兒京寓

詩云。悲歌莫逐荆高侶。且耐官同易水寒。又云。老人自覺修齋好。不爲兒曹講佛經。沈歸愚曰。不講佛經。而爲兒輩講孝經。宜田氏之昌也。

明宗室之女朱遠山。其夫與子。皆貴躋台鼎。夫人則恆有故國之思。其春日感懷云。山田無主傷離黍。江燕多情覓故家。觀女郎演秣陵春云。興亡付與低聲唱。誰奠荒陵淚一杯。錢牧齋序其詩曰。丹樓煙燼。朱邸灰飛。蓋不勝滄桑之感焉。亦工填詞。有西江月調云。細雨欲收春去。殘花暗約鶯留。蝶戀花調云。花徑游絲黏落絮。隨風搭在雕闌裏。人皆稱其雋妙。

清詞經眼錄

籀公

國朝金陵詞鈔八卷。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刊本。卷內未題纂輯人姓氏。前有光緒壬寅二月上元秦際唐序。略云。「吾友陳君伯雨。搜羅斷簡。仰止維桑。掇拾編摩。殆逾歲月。比年詩徵文鈔。次第表闡。引宮刻羽。殿以是編。」知此書與金陵詩徵及金陵文鈔。同出一人之手也。秦序又云。「金陵倚聲之學。濫觴於南唐二主。歷宋迄明。代有作者。至國朝而極盛。順康之際。瑤星以山林逸老。東白以豐沛故家。掉鞅藝林。聲實並茂。下逮乾嘉。紫珊餐花二先生。高格遠韻。模楷具存。青嶼心菴玉井三君。先後踵起。以念亂憂生之感。爲意內言外之辭。上則嗣響風騷。次亦抗衡汴浙。芳澤所被。纈芷紉蘭。唱和嘯于。輦下稱最。南中自遭寇亂。蕩析離居。瑣尾餘生。不廢歌詠。小雅怨誹。音淒以悲。亦越隨州。奄有衆美。綜厥遺翰。異曲同工。惟哀絃獨彈。性恥標榜。吉光片羽。讀者惜焉」。於此方詞流。能言其概。全編得詞家九十一人。附闈秀十五人。計詞一千一百二首。例言稱「是鈔因詞存人。因人存詞。故多或逾百首。少止有一闕。」大抵金陵在有清一代之詞。搜羅幾備。而汪世泰（字紫珊。六合人。有碧梧山館詞。）嚴駿生（字小秋。上元人。有餐花吟館詞鈔。）鄧廷楨（字懈筠。江甯人。有妙吉祥室詞。）汪士鐸（字梅邨。江甯人。有悔翁詞。）何兆瀛（字青耜。江甯人。有心齋詞存。）許宗衡（字海秋。上元人。有玉井山館詩餘。）濮文昶（字春漁。溧水人。有味雪齋詞鈔。）王章（字雨嵐。上元人。有靜虛室吹生草。）端木埰（字子疇。江甯人。有碧瀛詞。）楊長年（字樸菴。江甯人。有妙香齋詞。）諸家之作採錄尤夥云。

詞律拾遺補

映庵

漁父二十五字

蘇軾

漁父飲句誰家去韻魚可仄蟹一時分付叶酒可平無多少醉為期句彼此不可平論錢數叶

坡詞四首。元本毛本均無。見於詩集。三希堂法帖。載坡書此詞前二首。題

作漁父破子。是確為詞體。

柘枝令九十九字

史浩

我是柘枝嬌女韻口口多風措叶口口口住深口句妙學得柘枝舞叶口口頭戴鳳冠句口

口口纖腰束素叶口口徧體錦衣裝句來獻呈歌舞叶 回頭却望塵寰去叶喧畫堂簫鼓叶

整雲鬢搖曳青綃句愛一曲柘枝舞叶好趁華封盛祝句笑共指南山煙霧叶蟠桃仙酒醉昇

平句望鳳城歸路叶

史浩鄮峯真隱大曲柘枝舞。前有歌頭一段。缺字甚多。句讀難明。其下則云

衆唱柘枝令。前後兩段。疑是雙調詞體。前段缺字雖多。以後段比對可證。

玉樹後庭花四十四字

張先

華可仄燈火可平樹紅相鬥韻往來如畫叶河橋水白天青句訝可平別生星斗叶落可平梅
穠可仄李還依舊叶寶釵沾酒叶曉蟾殘可仄漏心情句恨離鞍歸後叶

張先詞二首。句讀相同。前後闕第三句。皆六字。不叶。第四句五字。詞律
載毛文錫體四十四字。孫光憲體四十六字。皆第三句七字。叶。第四句四字

太清歌四十六字

史浩

武可平陵自可平古神仙府韻有漁人迷路叶洞可平戶迸寒泉句泛桃花容與叶尋可仄花
迤可平邈見靈光句舍扁可仄舟飄可仄然入作平處叶注可平日渺紅霞句有人家無數叶

史詞凡六首

太清歌破子四十五字

史浩

游塵世句到仙鄉韻喜君王躋治虞唐叶文德格遐荒叶四裔盡來王叶干戈偃息歲豐穰叶
三萬里農桑叶歸去告穹蒼叶錫聖壽無疆叶

疑當分前後闕。干戈句爲後闕起句。

畫堂春五十字

史浩

彤霞出水弄幽姿韻娉婷玉面相宜叶棹歌先得一枝枝叶波上畫鯨飛叶 向此畫堂高會
句幽馥散堪引瑤卮叶幸然逢此太平時叶不醉可無歸叶

見史浩採蓮舞內。

折花三臺五十四字

史浩

算仙家句真巧妙句能使衆可平芳長繡組韻羽翬可仄芝葆句會可仄到世間句誰共可平凡
可仄花爲伍叶 桃李漫誇豔陽句百卉又無香可平取叶歲可平歲年年長可仄是春句何
可仄用芳菲分四序叶

見史浩花舞內。凡四首。

賀聖朝四十七字

張先

淡黃衫子濃妝了韻步縷金鞋小叶愛來書幌綠窗前句半和嬌笑叶
謝家姊妹句詩名空
渺叶何曾機巧叶爭如奴道春來情思句亂如芳草叶

與詞律所載杜安世詞相似。但此詞前段第二句五字。杜詞則後段第二句五字。

迎春樂五十字

張先

城頭畫角催夕宴韻憶前時小樓晚叶殘虹數尺雲中斷叶愁送日天涯遠叶 枕清風句停
畫扇叶逗蠻簾碧紗零亂叶怎生得伊來句今夜裏銀蟾滿叶

後闕起三字兩句。與詞律及拾遺所載均不同。

品令五十二字

賀鑄

懷彼美韻愁與淚叶分占眉叢眼尾叶求好夢閒擁鴛鴦綺叶恨啼烏句喚人起叶 目斷清
淮樓上句心寄長洲坊裏叶迢迢地叶七百三十里叶幾重山句幾重水叶

此詞與秦觀棹又懼一首。句調字數相同。但彼爲入韻。此則上去韻。且愁與淚迢迢地兩三字句。均叶。詞律收顏博文石孝友及秦觀二詞。皆入聲韻。且云此調多作俳詞。故爲彼時歌伶語氣。多用入聲。而遺此不收。可怪也。按同一詞調。同一句豆字數。有用平韻。用仄韻。其分別較然易見。詞律必標明其爲二體。但仄韻中又有上去聲及入聲之別。不得概謂之仄韻。可以隨便。須查考古人詞有無用上去韻及入韻。古詞但有入韻。則不可用上去韻。但有上去韻。則不可用入韻。詞律於此等處。頗欠說明。又按賀鑄另有一首。六十四字。名海月謠。與詞律所載呂渭老六十四字體同。

河傳六十字

賀鑄

華堂張燕韻向尊前妙選句舞裙歌扇叶彼美箇人句的的風流心眼叶恨尋芳來晚叶
街燈火香塵散叶猶約晨妝句一覘春風面叶惆悵善和坊裏句平橋南畔叶小青樓句簾不
捲叶

賀詞凡二首。字數句調相同。與詞律所收秦觀六十一字體相同。惟秦詞前結三字二句。此則五字一句。秦詞後闋第四第五兩句。爲四字一句。六字一句。此則六字一句。四字一句。

金鳳鉤五十五字

賀鑄

江南又歎流寓韻指芳物伴人遲暮叶攪晴風絮叶弄寒煙雨叶春去更無尋處叶 石城樓
觀青霞舉叶想艇子寄誰容與叶斷雲荆渚叶限潮溢浦叶不見莫愁歸路叶

與詞律所載晁補之春辭我向何處一首。句調相同。惟此詞前後兩四字句均叶。晁詞則不叶。

芳草渡五十六字

賀鑄

留征轡句送離杯韻羞淚下句撚青梅叶低聲問道幾時回叶秦箏雁句促此夜句爲誰排叶
君去也句遠蓬萊叶千里地句信音乖叶相思成病底情懷叶和煩惱句尋箇便句送將來叶

此詞與拾遺所載張先五十七字體相較。張詞首句七字。此詞首句仍作三字兩

句。如詞律所載歐陽修詞。不得謂卽張先五十七字體。首句係脫一字。

杏花天影五十八字

姜夔

綠楊低拂鴛鴦浦。韻想桃葉當時喚渡。叶又將愁眼與春風。句待去叶倚蘭橈。句更少駐叶
金陵路。叶鶯吟燕舞。叶算潮水知人最苦。叶滿汀芳草不成歸。句日暮叶更移舟。句向甚處

此詞與詞律所載周密五十四字體相較。周詞前後第三句皆七字句叶。第四句六字句叶。

臨江仙六十一字

韓世忠

冬日青山蕭洒靜。句春來山暖花濃。韻少年衰老與花同。叶世間名利客。句富貴與貧窮。叶
榮華不是長生藥。句清閑不是死門風。叶勸君識取主人公。叶單方只一味。句盡在不言中。叶
此詞錄自周密齊東野語。後半闕第二句爲七字句。與詞律所載秦觀六十字體不同。亦見費袞梁谿漫志。其間雖與周密所載字多不同。而後半闕第二句亦是七字句。可證非傳寫誤衍一字也。

梁谿漫志所載列後

冬看山林蕭疏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華非干長生藥。清閑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唐多令六十一字

吳文英

何處合成愁韻離人心上秋叶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叶都道晚涼天氣好句有明月句可登樓叶
年事夢中休叶花空烟水流叶燕辭歸客尙淹留叶垂柳不繫裙帶住句漫長是句繫行舟

此詞前闕第三句爲八字句。

周密

又一體六十二字

絲雨織鶯梭韻浮錢點細荷叶燕風輕庭宇正清和叶苔面唾茸堆繡徑句春去也句奈春何叶
宮柳老青蛾叶題紅隔翠波叶扇鸞孤塵暗合歡羅叶門外綠陰深似海句應未比句舊

愁多叶

此詞前後闕第三句均八字句。杜校詞律云。萬氏謂夢窗一首第三句。縱芭蕉不雨也颼颼。也字必是誤。按夢窗此詞前段八字。後段七字。宋詞中似此者極多。如謂必前後一律。安知非後段燕辭歸客尙淹留句少一字乎。詞譜收爲又一體。極當。又收周草窗詞一首。則此句前後皆八字也。拾遺於此六十一字六十二字體未收。因補之。

侍香金童六十三字

賀鑄

楚夢方回句翠被寒如水韻尙想見揚州桃李叶姿秀韻閒何物比叶玉管秋風句漫聲流美叶燕堂開句雙按秦絃呈素指叶寶雁參差飛不起叶三五彩蟾明夜是叶屈曲闌干句斷腸千里叶

詞律載蔡伸六十四字體。趙長卿六十五字體。杜校引花草粹編蔡伸詞。人家似織。作人家似相識。又引歷代詩餘趙長卿詞。但只與冰姿添夜色句。無只

字。則與前蔡伸詞同。惟蔡伸詞如依粹編改似織爲似相識。則此句又當有只字。凡此等虛字。固可各有增減也。予按賀詞六十三字。尙想見揚州桃李以下。與後闕寶雁參差飛不起以下同。乃是正體。

駐馬聽六十字

沈瀛

人都道四者難并韻也由在人心煩惱歡喜都無定叶姦俏底自能稱停換平叶你待前面怎那句且隨任咱分平叶自家有後自來奔平叶枉勞人方寸仄叶眼前推辭怎那句知他人也心悶叶

此詞平仄通叶。似是曲子。不應列爲詞調。但柳永有駐馬聽九十字。似亦平仄通叶。且口吻正類此詞。則柳詞是曲子中之一遍。詞律旣收柳詞。姑亦補收此詞。以備一格。

蕙清風七十字

賀鑄

何許最悲秋、淒風殘照韻臨水復登山、句莞然西笑叶車馬幾番塵、句自古長安道叶問誰

是後來年少叶 飛集兩悠悠句 江濱海島叶 乘雁與雙鳧句 强分多少叶 傳語酒家胡句 歲
晚從吾好叶 待做箇醉鄉遺老叶

此當是方回自度腔。未有他詞可查對。

清詞經眼錄

鐘公

晴花暖玉詞二卷。江寧鄧嘉縝季垂撰。鄧氏羣碧樓精刊本。其子邦述附識云。先大夫所爲詩文。多不存稿。四十以後。之官黔中。始爲小詞。在官二十五年。所歷五行省。雖久速簡劇不一。然治事有暇。不廢倚聲。中間惟在諸羅。簿書填委。遭時多故。吟詠偶稀。自餘未嘗輟也。宣統紀元。先大夫年六十五。乞身杜門。益以度曲自遣。七年之中。積稿盈寸。比諸在官。正復相埒。今之所錄。以在官時爲上卷。去官後爲下卷。其上卷凡游縱所至。如后坪、武昌、襄陽、黃州、均州、瀋陽等地。皆有紀行之作。嘉縝累世簪纓。填詞亦沿家學。而稍疏於韻律。閒雜方音。惟思筆殊清。無尖纖曠悍之習。亦復可觀耳。如念奴嬌詠菊云。「西風影裏。盼疎籬昨夜。新霜剛到。倚旒一枝秋入畫。彭澤吟情應好。帽壓檐低。榜搖背指。句冷花還峭。清寒誰共。卷簾人瘦多少。慢道笑口難開。春光負了。忍聽秋光老。持慰美人遲暮意。絕勝無情芳草。一瓊寒泉。半甌濁酒。相對忘昏曉。未須燒燭。隔牆明月來照」。河傳云。「風定。人靜。夜添寒。樓外迴闌正閒。雁羣掠霜聲帶酸。檐端。流雲篩月丸。一穗垂鐙紅蕊坼。眠未得。聲聽鄰雞徹。掩虛齋。簾自開。誰來。意中常暗猜」。窺豹一斑。亦足略見其風調。邦述爲先君分校江南鄉試時所得士。克承世業。視其父功力爲深。曾自刻滙夢詞。守律特爲嚴謹。其羣碧樓多藏善本。晚歲窮愁潦倒。亦以去年下世。遺書早經散出。因讀其父詞。特附著之。

金匱集校記 歸安朱氏彊邨叢書本

如皋 冒廣生 次齋

清平樂

爭奈 毛本王本花間集奈並作那

洛陽愁葉 原鈔葉鮑改絕花間集花庵詞選 以下簡稱花庵 花草粹編 以下簡稱粹編 並作絕朱從原鈔 鈔鮑

此首書眉有朱筆旁注 俱從唐詩校正六字

恣攀折 原鈔恣鮑改爭毛王花間並作爭朱從原鈔

何處流水 原鈔流鮑改春花間粹編並作春朱從原鈔

鶯啼含愁 草堂別集作含羞

掃卽 原鈔時鮑改卽花間草堂別集粹編並作卽朱從鮑改

訴衷情 原鈔三首下注一名一絲風朱刪

柳弱 毛王吳本花間並作弱柳

蝶交飛 原鈔蝶鮑改燕吳花間粹編並作燕朱從原鈔

燭燼香殘 簾未捲 原鈔未鮑改半毛花間作半朱從原鈔

月朧明 原鈔朧鮑改籠朱從原鈔

繡衣 原鈔繡鮑改舞花間粹編並作舞朱從原鈔

碧沼紅芳 裊纖腰 原鈔裊鮑改裊朱從鮑改

思帝鄉

春日遊 足風流 原鈔逞鮑改足朱從鮑改

待將 鮑注全唐詩無待字花間同

花枝滿 不還家 原鈔還鮑改歸花間粹編並作歸朱從原鈔

夢江南 花間作憶江南全唐詩草堂別集並同

河傳

曉妝鮮 王花間作曉妝仙毛注鮮一作仙

逐風暖 原鈔暖鮑改輾毛花間作輾朱從原鈔

同伴 雲鳥 原鈔作雲鳥

何處 青娥 原鈔蛾鮑改娥花間粹編詞林萬選以下簡稱萬選並作娥朱從鮑改

錦浦 遙見 原鈔見鮑改望毛王花間並作望朱從原鈔

蕃女怨

又飛迴 萬選又作却

積南 金鏃箭 原鈔簇鮑改鏃花間粹編並作鏃朱從鮑改

荷葉杯

鏡水 正相思 原鈔相思鮑改思維毛吳花間粹編並作思惟王花間誤思想朱從原鈔

菩薩蠻

繡羅襦 花庵繡作綺

水精簾裏珊瑚枕 原鈔珊瑚鮑改頗黎花間頗黎花庵玻璃粹編玻黎朱從原鈔

殘月天 王花間月誤日

藥黃無限宿妝 原鈔窗鮑改妝粹編作妝朱從鮑改

翠翹金縷海棠梨 王花間梨誤黎

玉關 毛花間關作門

鳳皇相對音信 王花間音誤意

牡丹花謝相憶 原鈔想鮑改相花間粹編並作相朱從鮑改

寶函鈿雀關上 原鈔關鮑改閣朱從原鈔

紅樓別後流蘇帳 原鈔蘇誤酥朱改

人人說盡 原鈔盡說花間花庵粹編萬選並作盡說朱誤作說盡尊前集合下一首作李

白詞又作盡道

霜雪 原鈔霜鮑改雙花間粹編並作雙朱從原鈔

須斷腸 尊前須作空

如今却憶翠屏 尊前作繡屏

勸君今夜原鈔誤金鮑改今朱從鮑改

洛陽城裏君不歸 原鈔歸鮑改知花間花庵粹編並作知朱從原鈔

望遠行

千里 粹編作十里應依改

浣溪沙

獨自 原鈔獨鮑改猶花間作猶朱從原鈔

欲上鞦韆撰教 花間教誤交全唐詩同

惆悵夢餘背紅紗 吳花間紅作窗草堂別集同

綠樹藏鶯白銅鞮 王花間鞮誤堤

欲歸 原鈔欲鮑改飲花間作飲朱從原鈔

夜夜相思 傍闌干 原鈔傍鮑改凭花間粹編草堂別集並作凭朱從原鈔

落絮殘鴛 髻鬢偏 原鈔誤鬢偏髮鮑改

天碧羅衣 宛風如舞 原鈔加鮑改如花間粹編並作如朱從鮑改按當作宛如風舞

透春肌 原鈔春鮑改香花間粹編並作香朱從原鈔

南鄉子 原鈔八首下注此八首全唐詩俱作歐陽炯朱刪

畫舸停橈 浣紗女 原鈔浣沙女鮑改沙上女花間作沙上女朱從原鈔改沙作紗

迴顧 原鈔迴上空一格

林下住 原鈔下鮑改裏花間亦作裏朱從原鈔

岸遠沙平 臨水 原鈔臨上空一格

洞口誰家 相引去 原鈔引誤列鮑改

歸國遙 原鈔五首下注國一作自遙一作謠朱刪

香玉翠鳳鈿筐 王吳花間筐作筭避太祖太宗諱也

雙臉小鳳曉簾 原鈔晚鮑改曉花間粹編並作曉朱從鮑改

應天長

香一炷 花庵炷作縷

碧雲天無定處 粹編作碧雲凝人何處

空有 粹編有作役

荷葉杯

金鳳 原鈔誤鳳金朱改

記得他年他年 花間作那年粹編堯山堂外紀並同

謁金門

空相憶得傳 陳本草堂詩餘作與傳以下簡稱草堂

新睡 草堂作春睡

看君 吳花間作把伊草堂粹編並同全唐詩把君毛王花間同花庵看伊
江城子

枕潘郎 原鈔潘鮑改檀朱從原鈔

小重山

陳事 堯山堂外紀作前事

紅袂有啼痕 洪武本草堂作流血舊啼痕荆本同陳作新搵舊啼痕堯山堂外紀作新

舊搵啼痕

顯情立 原鈔顯鮑改凝吳花間花庵粹編並作凝堯山堂外紀作凝望立朱從原鈔

獻衷心

閉小樓 王花間閉誤閑

賀明朝

憶昔花間 相見後 靚對對 吳花間無下對字粹編同

只恁 原鈔恁鮑改憑毛花間作凭朱從原鈔

鳳樓春

勻面淚臉珠融 原鈔妝鮑改勻花間粹編並作勻朱從鮑改按疑當作勻面臉淚珠融

顛望 原鈔顛鮑改凝朱從原鈔

照簾 粹編簾下有櫛字

更漏子 柳絲長金雀釵二首尊前作李王詞玉鑪香一首作馮延巳詞

城烏 尊前城作寒

簾幕 尊前簾作重

星斗 倚闌 王花間闌誤蘭

金雀 暫時 王花間時誤如

還似 尊前作還是

覺來 尊前作夜來

相見 愁絕 原鈔怨鮑改愁花間粹編並作愁朱從鮑改

背江 京口路 王花間作西陵路

玉爐 偏照 粹編作偏對

鐘鼓 歸未歸 花間作郎不歸粹編同

木蘭花

愁望 花庵作望斷

斑紅 原鈔誤班紅王花間同朱改

酒泉子

綠雲傾 原鈔傾鮑改欵朱從原鈔

曉色 花間作曙色粹編同

花映柳條 閒向 王花間閒作吹

日映屏山碧 王花間碧字空格

燕雙雙 原鈔誤燕雙飛鮑改

楚女不歸雲鬢重 原鈔重誤髻鮑改

裙上金縷鳳 原鈔書眉有批云裙上金縷鳳五字成句與第二首洞房空寂寞句同全

唐詩與此無異今詞綜作裙上縷金雙鳳雖與第一首六字成句同然已失廬山真面

目矣朱刪

雁南飛 毛花間飛作歸

楊柳枝 原鈔八首下注全唐詩入樂府卷中

腸絕 原鈔絕鮑改斷朱從原鈔

南內橋東 原鈔橋鮑改牆花間粹編並作牆朱從原鈔

須知 原鈔須鮑改預朱從原鈔

惱亂何人 鮑改何事情人花間粹編並作何事行人朱從原鈔按全唐詩惱亂作何是

下注一作事何作情下注一作行

蘇小舞腰 原鈔舞鮑改細朱從原鈔

門前 金縷晚來 全唐詩晚下注一作曉

館娃 不同芳草 鮑改不關春草朱從原鈔

兩兩 幸自 全唐詩自下注一作有

黃鸝 窗近 原鈔近鮑改桂花間作映朱從原鈔

千條路 原鈔路鮑改露朱從原鈔

曉風 原鈔風鮑改鐘朱從原鈔

織錦 機邊 行人 原鈔行鮑改征花間作征朱從原鈔

塞門 全唐詩塞下注一作寒

南歌子 原鈔七首下注歌或作柯一名春宵曲

似帶 團酥 原鈔酥誤蘇鮑改

鬢墮 原鈔鬢鬢改倭墮花間粹編並作鬢墮

河瀆神

孤廟對寒思歸樂 毛王花間樂並作落毛注落一作樂

山郭 原鈔山誤小朱改

銅鼓賽神青麥 原鈔麥誤菱朱改

女冠子

霞帔莫相違 原鈔違鮑改遺花間作遺朱從原鈔

上行杯 原鈔二首下注此二首詞譜與全唐詩俱作韋莊詞

離聲腸寸斷 毛王花間作離腸寸寸斷

紅縷 原鈔誤縷朱改毛王花間亦誤縷

天仙子

宮裏 王花間作花裏

夢覺銀屏 原鈔銀鮑改雲花間粹編並作雲朱從原鈔

金似霞裾月帳 鮑改霞裾月帔花間粹編並作霞裾月帔朱從原鈔

喜遷鶯

瑟瑟 原鈔瑟瑟鮑改瑟瑟朱從原鈔

街鼓 探人迴 人疑花

出雲 毛王花間作出門毛注門一作雲

謝家 原鈔謝家鮑改家家花間粹編並作家家朱從原鈔

漁父 原鈔書眉上有批云元本有張志和三字按全唐詩張志和漁父詞別是五首此或

溫擬張作也今全唐詩及歷代詩餘俱不錄按當依同年曹君直云據直齋書錄解題

有元真子漁歌碑傳集錄一卷此集所載當是同時諸賢倡和或南卓柳宗元所賦者

本題漁父十五首和張志和傳鈔本以爲衍和字而去之所以金匱集有張志和詞也

其言確有見地

釣得從棹尾 原鈔掉朱誤

紅鮮桃花浪起車宛口 宛下疑轉字

金匱集補 以下六首鮑補朱本無

菩薩蠻 原注尊前集錄入

南園滿地勻睡臉 原鈔彈鮑改勻花間花庵粹編並作勻

夜來皓月重簾 尊前簾作門

雨晴夜合玲瓏日 原鈔月鮑改日花間亦作日

木蘭花 原注卽春曉曲集作古詩全唐詩錄入按草堂作玉樓春

家臨長信帳曉春雞早 陳草堂曉誤暖洪武本荆本顧本早並作報

添聲木蘭花 以下三首新據花草粹編錄入

一尺深江蒙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後庭花破子

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花和月，大家長少年。

朱古微得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金匱集刻入彊邨叢書厥功甚偉戊寅十月從陶氏涉園借得影印鮑鈔本取校一過知朱刻有從原鈔者有從鮑改者殊不一至卷後又無校記因一一分別注出並取毛氏汲古閣王氏四印齋吳氏雙照樓花間集洪武本陳鍾秀本荆聚本顧從敬本草堂詩餘花庵詞選花草粹編諸選本校其同異北夢瑣言稱庭筠詞有金荃集蓋取其香而輒也唐詩紀事溫飛卿著乾牋子不傳有握蘭集金荃集漢南眞藁此題金匱不云握蘭金荃又雜取韋莊歐陽炯張泌及和張志和詞以充溫作殆明人不學點竄成編欲以欺世者之所爲今除韋歐諸詞溫詞祇六十二首鮑補六首余改從花草粹編補三首合七十一首亦可以云飛卿專集矣疚齋

金荃玉屑

趙叔雍

讀詞雜記

尊前集跋

尊前集蓋舊有其書者也。演傳明代。已漸式微。不爲明人所習知。明人雖雅好填詞。而一奉草堂爲圭臬。卽花閒之傳布。猶有待于升庵。外此已可想見。惟升庵以世家子弟。爲學者宗師。故傳刻花閒。不掠人美。徒以流布之責。自爲矜重而已。顧生梧芳。則以儒生屏居鄉里。見有異書。少加增補。遽曰纂輯。固明人之積習。亦峻素之恆情。王靜安謂明人所題。殊不足據。此則深通斯詣者矣。竹垞以吳匏庵鈔本。證爲舊傳。良信良是。至吳印丞卽就顧跋而疑爲顧輯。適中顧氏掠美之私。亦或其書。舊傳單本。蠹簡塵封。彌多闕失。梧芳加以增補。則容有其事耳。汪憬吾據顧序謂附補二卷本以行。實則所謂附補二卷者。蓋指花閒而言。試就顧序上下文貫串讀之。其義自明。余雖未見凌刻花閒。然凌氏刻書。與吳興閔氏實相伯仲。閔刻朱墨套板花閒。拙藏具在。凌應顧請。爲刻花閒。是則當有其事。固不必親見始足以資證訂者也。校讀之餘。特爲題記卷尾。用釋聚訟云。

絕妙好詞跋

小幔亭刻本絕妙好詞七卷。余得之海上古書流通處。前有半唐老人題。蓋爲臨桂況夔笙師題署者。卷中又有曾經藝風勘讀朱印。按之此爲夔笙師曩歲客都門時。得之海王村。以示半唐翁。因爲記識。旣而移家海上。藝風過從之際。發架得書。以爲罕覩。假歸迨校。不數月而藝風下世。遺書輦坊肆求售。得三萬金。此亦從而落于僧人之手。幸爲余得者也。周選自箋本出而原本廢。小幔清吟羣玉三本。覓不見者久矣。此書之傳。竹垞序謂得之錢氏。柯序謂假之族丈遵王先生。其說兩異。義門復有竹垞詭得之說。夫其流傳之出于絳雲。著錄于敏求記者。班班可考。惟朱得之以傳。或柯得之以傳。則以兩序各判。遂使後人疑莫能決耳。嘗試思之。原書果傳自柯氏。則朱跋何以掠美。若出于朱。柯又甯得詳著其族里之淵源。朱跋亦謂柯有刻本。而世所見者。則卷七仇山村以下闕失。目亦無存。今柯刻具在。仇詞三首。儼然在列。則朱之所見。必非柯之原刻可知。且竹垞題記諸詞集之載在曝書亭集者。若典雅。若尊前。若花閒。均當時罕見之珍籍。柯刻爲當時通行之本。習見爲常。自不必慎重爲之題記。則朱之所跋。庸非柯刻之又一旁證耶。卽得柯刻而跋之。原序歷卷。豈不共覩。甯能謂爲余得之錢氏乎。意者朱必就錢氏別得一本。其得之也。雖未必如義門所傳之詭祕。然或非逕自假之遵王。而展轉出于其監書小史之手。遵王尙不之知。全書業已外播。謝過雖未必設誓。然已風傳于當日士夫之口。以爲書林之嘉話。因有好事者。故神其說。以爲詭得。夫一筵之間。不過半日。卽云置寫官數十員。鈔一敏求記。已感其

疲難。適有餘力。復及好詞。卽欲別寫他書。則絳雲祕笈。可傳者亦甚矣其夥。未必卽及于韻令之屬。書凡七卷。豈經日所得畢工。楊君謙撰朱年譜。爲辨其誣。信有然也。至柯之假諸遵王。自無疑義。遵王素性。珍祕單傳。不樂播散。自非先有朱錄之副本。展轉羣彥間。亦必不肯慷慨示之南陔。亦惟其旣爲朱得。斯亦不吝于柯氏之傳鈔。而柯氏方致而刊行之耳。今以柯刻校後出之查刻厲箋本。卷七趙與仁詞。柯本有浣溪沙一闕。佚一行。查刻已刪去。是知趙詞本有六首。今闕其一。非得柯本。何從知之。書貴近古。于此可見。又柯氏旣刻周選。復擬廣爲五輯。且于書暉。預立總目。曰絕妙好詞前輯。注北宋卽出。曰絕妙好詞原輯。注南宋行世。(卽此本)曰絕妙好詞後輯。注元人卽出。曰絕妙好詞續輯。注明人卽出。曰絕妙好詞今輯。注卽出並徵新稿。凡此均不見著錄。亦迄無有知其成書與否者。乃余昨謁董大理授經丈于誦芬室。無意閒見有絕妙好詞今輯之傳鈔本。置之架頭。亟爲翻閱。所選多順康時人。且前無序目。亦不具輯人名氏。似爲未完之稿本。而所選諸詞。柔麗縝密。屏蘇辛雄放之調。多姜張瀏朗之音。草窗法乳。一見卽識。自必出于南陔之手。不問可知。因攜歸錄副。麗之柯刻。劍合延津。旬日閒事。詞客有靈。當爲莞爾。所期前後續輯。異日亦得同儲青箱。則傳刻之任。來者之責。余亦當倣蓮坡樊榭之前修。踵秋室仲勉之往轍。有以廣其傳也。

全芳備祖詞鈔跋

備祖爲宋陳詠所輯類書。專采花木農商之故事文獻。託體于藝文類聚之流者也。各部率立事實賦詠二祖。事實分碎錄記要雜事三日。賦詠以五七言分類。並系以詞。兩宋題詠之作至夥。且多有爲本集已佚。及字句同異。足供校刊拾遺之需者。全書前集二十七卷。均花部。載詞三百三十三首。後集爲果卉草木農桑蔬藥七部。載詞一百八首。合之爲詞四百四十一首。所收略于北宋而詳于南宋。明人王象晉羣芳譜。卽從此出。瞠乎後矣。陳詠字景沂。號肥遯。天台人。撰進此書于理宗朝。前有韓境一序。備極獎扇。所選詩詞。多題作者名氏。偶有脫落。僅爲小疵。其書海內數百年未見刊本。殘元印本數卷。遠藏東瀛。董大理授經丈嘗泛海往觀而已。國內藏家著錄。多出傳鈔。詳略互異。海寧趙斐雲謂所見五本。以臨清徐氏本爲獨全。余所見則以涵芬樓藏之毛鈔爲近古。外此陸瞿方勞。咸有副墨。未加斟錄。莫譚異同。詞鈔一卷。則臨桂況夔笙師就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本裁篇別錄。而余以校毛鈔者。同爲四百四十一首。惟字句小有訛奪。意者方本亦源自毛鈔耶。余初意爲之刊印。以廣流布。乃斐雲所著錄于輯刊佚詞提要中者。謂賦詠祖收兩宋詠物詞千餘首。則臨清徐本之與毛本。詳略何止倍蓰。流布之責。宜使斐雲任之。斷簡零縑。初無足存之道。以重勞劓人矣。因爲識而緘之。用俟爲斐雲本問世時校訂之資可耳。

論月律

左海陳能羣

禮記月令，春爲木，其日甲乙，其音角。夏爲火，其日丙丁，其音徵。中央爲土，其日戊己，其音宮。秋爲金，其日庚辛，其音商。冬爲水，其日壬癸，其音羽。此叔夏聲生於日，日爲十母之說也。仲冬律中黃鍾，季冬律中大呂，孟春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夾鍾，季春律中姑洗，孟夏律中中呂，仲夏律中蕤賓，季夏律中林鍾，中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律中夷則，仲秋律中南呂，季秋律中無射，孟冬律中應鍾。此叔夏律生於辰，辰爲十二子之說也。叔夏言，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按宋時所行宮調，視唐燕樂二十八調爲少。七宮卽黃鍾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而去五中管之宮。十二調卽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歇指調越調仙呂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雙調黃鍾羽商調，而去高大石高般涉及十中管之調。茲列十二月配屬律呂宮調簡表於後，以資參考。

子	十二月	大雪	冬至	黃鍾	正宮	大石調 般涉調
丑	十一月	小寒	大寒	大呂	高宮	高大石調 高般涉調
寅	十月	立春	雨水	太簇	中管高宮	中管高大石調 中管高般涉調

卯	二月	春分	夾鍾	中呂宮	雙調 中呂調
辰	三月	清明	姑洗	中管中呂宮	中管雙調 中管中呂調
巳	四月	立夏	中呂	道宮	小石調 正平調
午	五月	芒種	蕤賓	中管道宮	中管小石調 中管正平調
未	六月	小暑	林鍾	南呂宮	歇指調 高平調
申	七月	立秋	夷則	仙呂宮	林鍾商 仙呂調
酉	八月	白露	南呂	中管仙呂宮	中管林鍾商 中管仙呂調
戌	九月	寒露	無射	黃鍾宮	越調 羽調
亥	十月	立冬	應鍾	中管黃鍾宮	中管越調 中管羽調

觀上表僅列宮商羽三音而止，若角若徵若變徵若變宮皆去之。徵及變徵變宮古多不用，故叔夏但言角不預已耳。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僅列六宮十一調，視宋七宮十二調為更少。六宮即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而去宋之高宮。十一調即大石調般涉調雙調小石調高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商角角調宮調，而去宋之中呂調正平調仙呂調羽調，易以商角角調宮調。至九宮譜出，宮調名稱混而為一，合黃鍾宮仙呂宮正宮南呂宮中呂宮大石調越調雙調商調而統稱之曰九宮。蓋元明以來，流行宮調，祇有此數

。然宮調既經減少，間有以調併宮，或以調併調者，揆諸前表月律次序，其又何以分配之耶。是知言月律者，亦須歸併。否則侈言干支節氣，比附經說，於實際上尙難適用。叔夏又言，崇寧立大晟府，美成諸人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宋徽宗時所製之曲，猶按月律，固不待言。楊守齋作詞五要，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余初疑仙呂宮屬夷則，得申之氣。申爲暮夜，故元宵用仙呂宮亦宜。及觀方成培詞塵謂仙呂乃南呂之譌。其原因則正月律常用太簇之高宮，惟太簇一均，以南呂爲徵，徵爲火，元宵燈火之事，故用南呂。是說也，亦言之頭頭是道，然近於穿鑿，不盡可信。史梅溪有黃鍾宮之喜遷鶯，賦元夕一首，叔夏盛稱其措辭精粹，是黃鍾宮爲九月之律，亦用之賦元夕矣。古人用律，時或不拘，乃欲今人作詞，必須合律，蓋已難矣。茲爲便於檢查起見，爰將宋時詞曲之列有宮調者，略舉如左。

正宮 梁州 瀛州 齊天樂（上見宋史樂志） 醉垂鞭（子野詞） 尾犯（耆卿詞）

中呂宮 萬年歡 劍器（上見宋史樂志） 菩薩蠻 玉蝴蝶 望遠行（上見金奩集） 南鄉子

躑躅行 小重山 西江月 慶金枝 浣溪沙 相思兒令 師師令 惜雙雙 山亭宴慢

謝池春慢（上見子野詞） 柳腰輕（耆卿詞） 揚州慢 長亭怨慢（上見白石詞）

道宮 梁州 薄媚 大聖樂（上見宋史樂志）

南呂宮 瀛洲 薄媚（上見宋史樂志） 夢江南 河傳 蕃女怨 荷葉杯（上見金奩集） 江南

柳 八寶裝 一叢花令 西江月 小重山（上見子野詞）

仙呂宮 梁州 保金枝 延壽樂（上見宋史樂志） 南歌子 河濱神（上見金奩集） 宴春臺慢

好事近（上見子野詞） 八聲甘州（耆卿詞） 暗香 疏影（上見白石詞）

黃鍾宮 梁州 中和樂 劍器（上見宋史樂志） 喜遷鶯 漁父（上見金奩集） 浣溪沙 南鄉

子（上見子野詞） 惜紅衣 齊天樂（上見白石詞）

大石調 清平樂 大明樂（上見宋史樂志） 醉桃源 恨春遲（上見子野詞） 滿朝歡 柳初新

迎新春 曲玉管 受恩深（上見耆卿詞） 還京樂（清真詞） 高山流水（夢窗詞）

法曲獻仙音 琵琶仙 念奴嬌（上見白石詞）

般涉調 長壽仙 滿宮春（上見宋史樂志） 漁家傲（子野詞） 哨遍（東坡詞）

中呂調 綠腰 道人歡（上見宋史樂志） 菊花新 虞美人 醉紅妝 天仙子 菩薩蠻（上見子

野詞） 擊梧桐 歸去來 安公子 祭天神（上見耆卿詞）

雙調 降聖樂 新水調 採蓮（上見宋史樂志） 慶佳節 採桑子 御街行 玉聯環 武陵春

定風波 百媚娘 夢仙鄉 歸朝歡 相思令 少年遊 賀聖朝 生查子（上見子野詞）

湘月 醉吟商 玲瓏四犯 翠樓吟（上見白石詞）

小石調 胡渭州 嘉慶樂（上見宋史樂志） 夜厭厭 迎春樂 鳳栖梧（上見子野詞） 西平樂

秋蕊香 一寸金（上見耆卿詞） 江南春慢（夢窗詞）

正平調 長壽樂（耆卿詞） 淡黃柳（白石詞）

歇指調 伊州 慶雲樂 君臣相遇樂（上見宋史樂志） 女冠子 上行杯 天仙子（上見金奩集）

雙燕兒 卜算子慢 更漏子 南歌子 蝶戀花 訴衷情 減字木蘭花 少年遊 醉落魄

喜朝天 破陣樂 三字令（上見子野詞） 剔銀燈 荔枝香 祭天神（上見耆卿詞）

高平調 綠腰 罷金鉦（上見宋史樂志） 酒泉子 定西番 楊柳枝（上見金奩集） 怨春風

于飛樂令 臨江仙 江城子 轉聲虞美人 燕歸梁（上見子野詞） 玉梅令（白石詞）

商調 賀皇恩 泛清波 胡渭州（上見宋史樂志） 更漏子（金奩集） 迎春樂 二郎神（上

見耆卿詞） 解連環（清真詞） 霓裳中序第一（白石詞）

仙呂調 綠腰 彩雲歸（上見宋史樂志） 河傳 天仙子 偷聲木蘭花 醉桃源 千秋歲（上見

子野詞） 滿江紅（耆卿詞） 鬲溪梅令（白石詞）

越調 伊州 石州（上見宋史樂志） 清平樂 遐方怨 訴衷情 思帝鄉（上見金奩集） 石

湖仙 秋宵吟（上見白石詞）

羽調

千秋樂（宋史樂志）

觀上表高宮高大石調高般涉調，均付闕如。益知按月配律，惟有歸併之一法。不但去中管者，皆併前律。如太簇併於大呂，正月十二月宮調通用。姑洗併於夾鍾，二月三月宮調通用。蕤賓併於中呂，四月五月宮調通用。南呂併於夷則，七月八月宮調通用。應鍾併於無射，九月十月宮調通用。抑大呂亦可併於黃鍾，十一月十二月宮調通用矣。其用黃鍾者，無論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可通用，不必專守一宮一調爲之。其餘十一律亦皆倣此。此月律之大略也。

鄭叔問先生年譜續

江北戴正誠編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二十五歲。

吳子健中丞（元炳）方撫蘇。聞先生名。挽李文正公（鴻藻）。毛文達公（昶熙）。聘致幕府。春。先生偕張宜人赴蘇州。卜居喬司空巷潘氏西園。時德清俞曲園先生（樾）居馬醫科巷春在堂曲園。於先生爲父執。先生執禮晉謁。並出蘭坡先生所作口袋和尚畫燈求題。（曲園題云。余前奉使中州時。蘭坡中丞適爲方伯。過從甚密。有異姓昆弟之約。及余罷歸。仕隱異途。遂疏音問。計自夷門別。至今二十餘年。余旣衰老。而中丞久歸道山矣。光緒庚辰歲。哲嗣小坡孝廉。訪我於吳下春在堂。見故人之子。如見故人。又得從故人之子。讀故人之畫。何其幸也。此畫神趣天然。頗極筆墨之妙。歡喜讚歎。而作偈語。筆墨遊戲。而有禪意。髡頭跣足。垂眼臨鼻。如聞其聲。願言則噫。傳示子孫。吉利吉利。）秋。偕張宜人游武林。汎舟西湖。（先生有詩云。袖底烟雲重拾起。担頭風月與平分。）適俞曲園先生亦來。寓湖濱俞樓。先生往候之。因導謁彭剛直公（玉麐）。小住於退省庵。（已刻大鶴山人詩集中。有贈水軍彭帥三十四韻。）又爲書詩窩橫額以贈。（先生詩窩記云。詩窩者。俞丈巾山爲余題吳下寓廬也。夫以余家無半畝之居。萍寄江湖。兩鈍足迄尠佳著。時放浪空青頑碧間。興之

所至。發爲詠歌。是無地無吾詩也。奚以窩名爲。老子曰。人生天地間寄耳。然則余之詩窩。亦盈天地間所寄乎。日月相代。去就矯起。異日買山江南。坐臥萬卷。手一編。從蠹魚以乞殘飽。尋舊巢痕。歷歷如夢中事。則是窩也。謂爲吾詩之傳舍也可。謂爲吾詩之息壤也可。桐城金石家吳庭康大令（康甫）時居杭。先生夙慕其名。訪之。晤談甚懽。贈龍眠老人歌一首。（見大鶴山人詩集中）補梅書屏詩藁。從本年起。編古今體詩爲扁舟集。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二十六歲。

服闋。春。幼蘭先生自吉江計偕還都。先生得書。却寄二首。（詩稿見扁舟集中）。旋幼蘭先生以知府分發河南。少蘭先生亦以知縣分發山西。先生性好山水。吳中名勝。游跡殆遍。因得與太湖丞傅星槎（懷祖）。安山岷高上人。瑞蓮庵鑑中長老。虎邱雲間禪師。寓蘇日本本願寺僧小泉蒙長老等訂交。秋夢游石芝庵。有詩紀其事。（詩并敘載大鶴山人詩集中）。其以瘦碧名集。自號鶴道人。成大鶴山人。皆因夢境云然。并倩名畫家顧若波君（滢）爲繪石芝詩夢圖。徧徵作家詩詞。題者有俞曲園先生（樾）。王壬秋先生（闓運）。沈中復中丞（秉成）。及其配嚴永華夫人（少藍）。（夫人詩已載其家刊蝶硯廬詩鈔）。彭翰孫先生（南屏）。及其配吳清蕙夫人。李眉生方伯（鴻齋）。黃子壽方伯（彭年）。錢中僊大令（葆青）。費配懷太史（念慈）。吳昌碩大令（俊卿）諸公。（正誠案。湘綺題

最饒風趣。其詞曰。凡夢必由想。有乘車入鼠穴者。亦想所致也。塵人必無仙夢。終身無此想而已矣。余於功名無所羨。而獨慕關雎。自知終不能得。嘗爲詩曰。朝廷恩例出中使。羣臣不用誇親賢。若漢武之求仙。情見乎詞。叔問以內府世臣。不樂從仕。問其故。則曰。酬接實難。性不堪也。嗟夫。孔子欲爲執鞭之士。而又視不義富貴者如浮雲。內差致富。不至不義。而榮於執鞭。叔問誠能浮沈十年。覩得之矣。乃逡巡不顧者。無塵心也。何必仙夢然後決哉。乃其心仙。則其夢仙。石芝瘦碧。隨所寓而皆是。若必其境然。然則海上神山。金宮銀闕。近人以爲卽大西洋島之精室。烏知其中人皆腥臊而技巧者哉。既覽斯圖。并和斯作。詩曰。人生安所居。樂游清曠間。山水寄幽深。石竹媚便娟。斯境衆所同。殊者俗與仙。自非琴書趣。榛榛失其研。清鶴偶一聲。寥想出雲天。卽此知子真。何言夢乃然。其他詩詞過長。不及備錄。自此作詩名瘦碧庵詩藁。不用補梅書屋名矣。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二十七歲

鄂人李復天君（廷璧）。精於琴律。得浦城祝鳳階祕傳。先生從之討論古音。大悟四上競氣之指。於樂紀多所發明。先生工於詞而又深於律自此始。（是歲先生有贈李詩云。愁殺浦城邊雲處。三招幽恨寄冥鴻）。蘇州圓妙觀彌羅寶閣。燬於洪楊之亂。至是年。浙人胡雪巖（光墉）。爲其母祈福。捐貲興復。請先生爲撰碑記。李眉生方伯書丹。俞曲園先生篆額。（碑文云。彌羅寶閣者。故明周文襄公

築以登道藏者也。歸然八枳。廓然重葺。千聘萬奏。靡不周詹。形家以鎮郡中央。有文明利器之說。代不滅焉。逮萬曆而燬於火。我朝康熙嘉慶世。再廢再起。會咸豐庚申吳會之陷。燬及閩之東北。蠶殞風滲雨。日就圯圻。故所歸然廓然者。垂夷爲榛莽荒翳之墟。寇平越十數稔。莫之完繕。歲壬午。泉唐胡觀察。以母壽。思有所祈報。以答靈貺，翼然復而新之。捨金三萬。遂經始。既塗既茨。益以丹雘。不期年而工葺。嗚呼偉矣。夫先王之道。明以昭禮樂。幽以治鬼神。使非清淨之教。爲之闢正覺。揭功德。端貫而旁通。吾其懼天下之財力。靡以製之。熾而盈者且侈而溢。孝慈仁義之道。卒彌彌其失。莫由鼓舞而相礎。又况萬物之揄棄淪毀者。苟任其磨盪於天地之間。而無人焉起而振之。則萬物一敗不復成。安得如老子所謂弊而復新者哉。余私識胡君於漸江。習其人抗爽挺義。樂施尤篤。桑年猛志西北賑事。楊調振業。全活亡算。得毋以壽斯民者壽其母耶。譚子曰。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識者荷之。大恩就。不知者報之。然則斯閣之成。其爲祈報以答靈貺者。抑所謂幽以治鬼神。使先王之道。游乎清淨之教中。而人不識也。吾故偉其義而爲之記。蘇臬許星台（廉訪）官舍。舊植木芍藥。忽著甌碧色。古豔奇香。藹暎蘭薄。爰集俊侶。幾遍吳越。先生詠七言律十首。（詩見大鶴山人詩集中）。是歲。幼蘭先生權周家口稅務總辦。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二十八歲。

春。晉京會試。薦卷不第。南歸。冬十二月十九日。集沈氏藕園。作東坡生日。先生有次均嚴少華夫人詩云。越酒吳漿報饗辰。藕園香火去來因。好從定慧參遺象。（自註。是日供愉庭老人所撫蘇齋舊藏坡公真象。卽李蘭卿摹勒於吳門定慧寺舊本）。自分斜川證後身。（自註。叔黨亦號小坡。予字偶與之合爾）。印跡西樓餘墨本。（自註。家藏公成都西樓帖。爲海內孤本）。主盟東浙舊詞臣。孤琴抵得神弦曲。（自註。藕園舊藏古鐵琴二。是日爲撫秋思一曲）。腰笛青巾有替人。（此詩見瘦碧庵詩稿中。其自注頗有關先生家世及藕園故實。錄之）。沈中復中丞。與先生爲忘年交。且有金蘭之訂。曾贈先生齊玉象一尊。因取以名齋曰齊玉象堪。爲中丞題蝶硯廬圖。明製時壺。又爲作鐵琴歌。（詩皆見大鶴山人詩集中）。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二十九歲。

先生同朱修庭觀察（福清）。洪文卿開學（鈞）。彭翰孫游虎邱。訪梁鍾鍾尊者所鑿鍾泉。邱之人無知者。屬怡賢親王祠僧雲間大索。獲於試劍石右。於是倡議集金。建靈瀾精舍於泉上。由先生爲之記。陸雲孫太史（懋宗）書勒諸碑。（記云。歲在焉逢。仲春之月。余讀書城南。旣悟莊子坐忘之指。莫然而夢。附一漚汎乎冥濛中。見化城。水虛其中。有老人告余曰。是爲靈源。三歲一瀾。余瑞其夢。莫審其魄兆。是歲五月旣望。虎邱鍾泉出。梁天監中。鍾鍾尊者卓錫於邱。此其遺跡也。祕久而顯。

邱之人異焉。吳中士大夫。作精舍於其上。余登降茲境。異前夢。若爲之鏡者。因名曰靈瀾。將以實吾夢也。泉汎而冽。白于泔。居人盛傳能療疾。挈餅至者靡遠邇。齋禱于師。往往而效。蓋一山清栗之氣。得水而華。古所謂地漿者。聚天一真氣。浮於水面。用以除一切隆閔惡疾。於春夏尤驗。以是不知吾夢者。僉曰泉靈。知吾夢者。僉曰夢靈。吳俗之好幻若此。一僧舍然笑於旁曰。泉之靈。其靈於子之夢邪。抑天地元氣之所流灌。楮子小而斬其大邪。隔于明而洞于幽邪。夫水之大者莫若海。澤渤橫赫。萍國千百。蜃鏡氣交。能沼人國。猝失威理。颺怪駭作。尾閭靡以羅其釜。馬銜弗能神其鞭。島嘯波叱。百靈陸懸。而茲胡靈于一泉。且海之用。飛網浮鐵。萬里火擲。賊浪可唾。嶮介可塞。缺穀可使之飛。鼉龍可使之逐。不則天地虛散。俗獠風狷。將紛呀而魚吾民。混混乎妖波浪垠。嚙筏其津。而茲夫靈于一髮。言未闕。余鶴然起曰。子言誠出於涯涘。而未能忘乎水。昔鄒衍造大瀛海之談。或以其恢恠悖怪。故神其說。以號於衆。今鄒衍所說。吾與子且目擊而身履之。悄悄不知其所止。而衍之說。將爲天下裂。夫何有于一泉之髮之靈。更以吾之夢而足多哉。余旣敘其略。授山僧。勸諸精舍之壁。以詔游者。冬。洪文卿開學。陳嵩佺（壽昌）太史。集先生寓。作東坡生日。次日。彭翰孫先生復有繭園之招。先生有詩紀之。（詩見大鶴山人詩集中。正誠案。洪陳二人。皆先生初到蘇時密友。嘗見先生題所藏洪書楷帖云。文卿侍郎。與余爲忘年交。昔見其書楷。不甚經意。渠亦絕

不以科第自鳴。不似暖姝小夫。日抱闊扁。倖拾一第。自謂一生吃著不盡也。一日。余求筆法于文卿。乃出其平日所書見示。清約秀整。一片神行。余于諸書人。最心折之。題陳書楷帖云。嵩塗以戊辰翰林。改官主事。旋以同知遊宦吳門。嘗自恨散館時。以一字誤筆被黜。且極言生平之學楷。得力小歐。一日出所撫道因碑見畧。適逸之致。粲溢行間。少陵所謂瘦硬通神。固論八分書格。近乃持此以議楷。則甚非謂也。考正書昉于晉末。法度多從隸變。洎乎兩魏。率尙肥直。逮有隋少開秀派。至唐太宗。購求晉跡。士大夫變古。強名蘭亭爲羲之遺墨。家置一本。泚筆臨池。宋元相承。頓失古法。猶不若今之館閣摺卷。專事結構。墨守官式。差足微名于世也。觀此並可略識先生論書之旨趣焉。

元緒十二年乙酉（一八八五）三十歲。

二月。移居廟堂巷汪氏壺園。三月下澣。邀吳昌碩。金心蘭（彰）。潘慶生（鍾瑞）諸公。在寓所餞春。酒半各賦一詩。以張茲會。（先生詩見大鶴山人集中）。心蘭先生作圖紀之。先生題其端云。鼓琴方希。仙仙神移者。北海大鶴生鄭文焯也。袖手其側。若語若默者。安吉岳廬主人吳俊也。面石危立。吟於亭翼者。長洲冷香金彰也。一叟寂然。坐如枯禪者。吳縣瘦羊博士潘鍾瑞也。圖後題跋。有俞曲園先生。陸雲孫太史。姚彥侍方伯（覲元）。易仲實先生。黃子壽方伯。龔藹仁方伯（易圖）。曾季碩（曾詩已載虔共室遺集中）諸人詩詞。冬。大雪中。於壺園作東坡生日。會者七人。飲席先生

賦詩示姚彥侍讀諱仁。（詩見大鶴山人詩集中）。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三十一歲。

晉京應會試。薦卷不第。南歸。納方氏（字素南）爲窻室。時同年易仲實易叔由昆季。隨其父笏山（佩紳）在蘇州藩司任所。與先生及張子苾蔣次香（文鴻）諸公。立吳社聯吟。歌絃醉墨。頗極文譙之盛。是歲。幼蘭先生署開封府。少蘭先生署文水縣。從兄嚼梅先生（文煊）于役衡州。繞道來蘇。歡聚月餘。（正誠案。嚼梅先生工詩古文辭。善書。嘗見朱古微侍郎題其書箋云。往年初讀瘦碧詞。有嚼梅居士敘一篇。識爲今振奇人也。比僑吳門。與叔問先生連巷而居。益知居士一生兀肆不宜官。工書。行草體勢。得平原爭坐位帖神妙。所爲簡札。往往爲好事者藏弄。此箋寫頰伽詞品。及吾郡董若雨香方。蓋己丑歲自山左寫寄叔問者。時叔問方究倚聲之學。故錄頰伽語相餉。詞敘所謂吾兩人尙志者古。行將聊浪乎大鶴之天。放譎以老者。豈非高情曠度。不可褻跂。使睹之者相忘於窮達得喪所在也邪。余近向先生家求其遺藁。謂已於辛亥年避難遺失也。惜哉。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三十二歲。

上巳。易仲實先生與同舍諸君招禊飲。先生以事不得俱。補之以詩。（詩見瘦碧庵詩藁中。有勝錢遲子詩補禊。古愁欠子酒淋驢之句）。秋。壺園舊象華亭鶴忽化去。瘞之麗娃祠右。是冬。彭翰孫先生

乞題其先世仁簡先生志矩齋圖。詩成。以白鶴見報。欣然壽之以瑞鶴仙詞。先生以詩易鶴。吳士豔稱。因復置酒林下。招同社賦之。自製掃花遊一詞。十一月。與龔藹仁方伯至京江。送沈仲復中丞赴廣西巡撫任。集金山留雲亭。酒半。聞水上笛聲。起於亂煙衰柳間。感音。賦摸魚兒詞。（上三詞均見瘦碧詞中）。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三十三歲。

春二月。得虞愿墓塋于吳肆。因據史以題。（題云。考齊書。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除太常尙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自張其功德。愿在側數諫。忤旨。及出爲晉平太守。治郡有廉聲。累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卒于建元元年。磚志所紀。足爲佳證。但志稱梁廷尉。案蕭衍當齊和帝中興二年。始封梁公。尋進爲王。距太祖建元。實有二十六年。蓋其後人入梁。追志其墓。如張景略爲魏車騎大將軍。志題卻稱大隋車騎。用易代後結銜例也。志末乃紀墓樹石人碑工之名數。古石志恆有之。此塋墨本。自來金石家未之著錄。文畫瘦古。具體而微。純是六朝質茂氣息。重以叔未押尾小印。益信茲拓之可貴焉。又注云。書塋之制。始於魏。晉王獻之有保母塋志。至唐則用以志塋。冬。刻行瘦碧詞兩卷。俞曲園先生。張子苾太史。易仲

實先生。劉孟雄中書。（子雄。四川德陽人。王壬秋高第。通羣經。著有古文尙書考。禮經表。宮室考補。已刊者唯宮室考補。大鶴山人詩集中。有哭劉中書七絕五首）。嚼梅先生等爲之敘。又著南獻遺徵一書。皆記南中著述家未刊之書。并識藁本所在。黃子壽方伯爲刻於蘇書局。現板已佚。（此書稿。甲子春。余重過吳門。獲於舊書肆）。是歲。卓峯先生以運同赴任潮州。先生寄詩兩首。（見大鶴山人詩集中）。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三十四歲。

晉京應會試。與張子宓太史。廖季平先生（平）。僦居東城亮果廠李氏宅。仍薦卷不第。道沾卜。待船飄海南下。適聞王壬秋先生至。因約于晦若侍郎（式枚）。湯伯述觀察（紀尙）。造訪之於吳趨公所。相見卽置酒論文。揚摧今故。意氣相得甚懽。每慨然時事。悲憫之誠。切切滿口。時李文忠公（鴻章）督直隸。駐節天津。爲壬秋先生三十年前曾文正公（國藩）幕中同舍友也。壬秋先生云。此來與李約三章。不修志。不入幕。不主講。唯欲貸萬金。將卜居於海淀。近先帝舊園。受一廛。朝夕歌哭於其間。於願足已。出示所作圓明園詞。并敘。讀之。其聲揮綽。發言哀斷。相與悵悵。輟尊而歎。以爲非深於文章。達於政事。通於性情。不能聲之。聲之或不能感人。不獨先朝軼聞往事。有足徵也。自是遂無日不見壬秋先生。見輒說詩及近事。嘗食以苦瓜爲下酒物。先生凡三登輪船。臨河而返。

惓惓不能去也。故王秋先生貽先生五言三篇。有潮落知人意之句。其心契如此。旋與之約游吳中。秋以爲期。流連浹旬。各以篇詠爲別。先生先渡海而南。迨中秋後七日。王秋先生果浮家至蘇。寓湖南賓館。距先生壺園。只隔一橋。歡言晨夕。風雨亦相過從。時黃子壽方伯。與王秋固聞聲相慕者。先生爲之先容。又王秋先生老友遵義劉景韓。亦新擢廉使來蘇。於是文酒雅宴。殆無虛日。（湘綺詩集。秋雨酬叔問。秋雨歎簡黃子壽劉景韓兩方伯兩詩。卽是時作也）。而王秋先生方注墨子。日課必手錄三篇。始應賓客。嘗爲先生言。今太西之學。多原於墨家。蓋由南方之墨。流傳於西洋。又去其明鬼節用諸篇。不便於其國者。演爲彼教一家之言。試誦墨經上下。則西洋人所神其說於光聲諸學者。又明明在也。先生因取畢校道藏本。證以王秋先生所注。歎其精博。遠過孫畢。遂相從辯論。盡取墨子十五篇。爲之章句。且日訂數事以相質。王秋先生極爲賞擊。謂假以三月功力。必與子盡得之矣。十月杪。王秋先生以天寒歲暮。決然還湘。悵悵言別。先生送至無錫黃步。扁舟依違。猶相與日校墨經。丹黃不去手。（以上節錄先生題王秋圓明園詞跋語。正誠案。先生自寫所著書目。有墨子故十五篇。墨子古微上下篇。上段跋語有云。今所錄吾兩人箋本。猶在案頭。後數年。復搜獲張皋文先生校訂墨經。及王君樹枏墨子辯論。將折衷一是。彙錄付鏤。以誌良友同道之助。是先生關於墨學著述。必非有目無書。惟稿佚未獲。實深惋惜。大鶴山人詩集。有送王王秋還湘潭七絕七首。卽是時所作）

清詞經眼錄

鐘公

青田山廬詞鈔一卷。獨山莫庭芝芷升撰。光緒己丑夏日、日本使署刊本。附印青田山廬詩鈔後。卷尾有日本東京木部嘉平刻一行。楷書鐫刻絕精。原藏安徽省立圖書館。經亂散出者也。有津門張體剛序。及曾璋、胡長新兩跋。據跋語、則其書初爲胡氏刊於銅江。不知何以又在東京精刻。長新爲遵義鄭珍弟子。跋稱「往聞鄭子尹師。嘗規人作詞。黎伯庸先生。亦勸人勿輕學步。蓋以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按譜填腔。有不敢稍失尺寸者。非第目詞爲小技也。芷升天性樸茂。早歲刻苦勤學。中年遭時多故。其抑塞磊落之氣。一寄於詩。而詞亦伊鬱善感。婉而多風」云云。又曾跋云。「嘗讀令兄子偲先生序黎君伯庸詞云。近日海內言詞。率有三病。質擴於藏園。氣實於穀人。骨孱於頰伽。其偶然不囿習氣。泝源正宗者。又有三病。服淮海而靡。師清真而靡。襲梅谿而佻。故非堯章騷雅。劃斷衆流。未有不摭塵遺精。逐波忘返者也。伯庸前後三病。無從闖入。余於芷升先生之詞亦云。」據二氏言。庭芝之家世。與其詞學。約略可知。黔南本號僻鄉。倚聲尤非所尙。以予所見黎氏葑煙亭詞。及友芝影山詞。雖未能卓然自樹。而疏樸之氣未漓。故亦頗可觀采。庭芝作如瑞龍吟追悼亡友鄭子尹云。「青田路。近接子午山堂。兩家廬墓。十年夢斷松楸。等閒負了。平生言語。煙塵阻。聞道經巢傾毀。禹門僑寓。空山老死。誰知虛傳信息。聽來沒據。夙昔誼兼師友。名山著述。頻陪風雨。無媿叔重門生。才自天賦。黔南屈指。幾輩名堪數。湘城夜、寒鐙一夕。遽成今古。淹客難歸去。縱教歸去。嗟來已暮。林壑全非故。况舊日親知。追尋何處。淒涼谷口。不堪回顧。」雖有質勝之感。而筆力足以振之。亦黔中詞苑之未易才也。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樂靜居士詩十一首 德清俞陸雲階青

西夏懷古

西夏立國之久。遠踰五代。以遐陬偏霸。敵中原龍戰之師。保茲戎索。亦有足多者。祇以書不同文。難徵蕃史。遂致社屋陰沈。銷同燭火。秋窗多暇。偶綴拾其瑣聞。賦七言十首。詠史者屐齒所罕及也。

風連西極雁橫天。禿髮君臣割據偏。萬甲排鱗開朔漠。重關飛牡瞰綏延。掌珠讚佛三千界。玉璽傳家二百年。蕃史未能存漢體。沈淪宗國竟如煙。

孤軍百戰啓山林。鐵鶴猶堪斷鏃尋。精騎久推瓜肅宥。偏隅橫抗宋遼金。圖書盡易中原字。笳鼓喧騰大漠音。誰與霸朝徵信史。張陳遺簡待鉤沈。

青岡千仞壓洮河。朔吹如聞敕勒歌。唐俗至今工擊缶。胡兒生小愛橫戈。雲邊銀

鏘摩蒼鷓。雪裏茸裘走白駝。沙磧開荒知不易。牛羊萬點滿山阿。

高秋老上啓龍庭。酋長聯班弁列星。匣裏金牋頒姓氏。帳前簫鼓嫁娉婷。佐觴大
釜鮮熊白。行爵名玉帽鼠青。同是天驕悲漠北。荒沙千里走哀丁。

定難軍符賜保忠。神堆遺寨想英風。葭蘆水闊沙狐浴。苜蓿秋高代馬雄。堂印早
封班定遠。奇珍新賜寶安豐。微聞廷議珠崖棄。翻詔車書德化同。

里奴妹勒領諸酋。鐵鷄營屯據上游。天際河源通磧石。馬前山勢控秦州。鹽花青
白三邊市。柳葉紅黃九塞秋。聞道金盤尊國母。西平高爵儼垂旒。

蒸土嵯峨統萬城。羌童猶震赫連名。黃河凍合朝傳箭。黑水波翻夜勒兵。滾雪刀
光迎使節。燒雲燈火擁連營。賀蘭山下西風急。尙作驚天玉弩聲。

敦煌烽接玉關秋。北部天山指顧收。嘆惜弓刀徵宿將。飛揚旄鉞鎮諸侯。瓜沙驛
遞來青鷓。斤澤霜高控紫騮。卻喜井華新汲處。曉風殘月譜清謳。

諜報宵馳羽檄催。中朝韓范又登臺。將星當道孤羆立。夜雪平原萬馬來。通遠十

年征繕苦。曩霄五路戰場開。枉勞清酒黃龍誓。莽莽沙蟲刦燒哀。
興州宮闕化寒煙。鼙鼓驚傳失鹿年。賸有感通留漢碣。更無銖兩論蕃錢。紅妝隊
散軍前樂。白骨人耕戰後田。鶴髮儒臣空雪涕。賜茶還憶侍經筵。

題顧起潛隸古定寫書圖

七國變亂秦火焚。尙書舊簡遂譌焚。不待衛包恣點竄。孔壁已失真古文。乾嘉詁
經具殊識。阮徐諸賢多錄釋。郡國彝鼎銘可徵。宋儒先河許書出。以隸定古義最
精。素慶傳寫來東瀛。大防本在足利上。援甲證乙文尤明。劇蹟近自敦皇出。照
耀流沙開石室。丹漆西行足歎嗟。影拓翻教求異國。顧君才地高江東。守先力振
積靡風。尙書詮證有心得。古今演變求其通。古文訓兼石經體。辨及肘腋剖同異
。然脂暝寫不辭勞。霜月石天筆在几。鏤之不舍六載長。殘篇響搗窮毫芒。校勘
釐然別眞贋。季宣奉手來同堂。兵氣彌天燭烽火。顧君寫書屹然坐。瀟瀟風雨聞
雞鳴。君子何嘗改其度。取隸定古顏其居。繪圖藉表君勤劬。大臨耆年此嗣響。

待君特起成專書。

映庵詩五首新建夏敬觀劍丞

湖口泊舟感賦

十年前事那堪憶。千載後名誰與期。坐對南湖看我釣。當時此意兩人知。

通州作

寒沙放眼無所有。此去通州忽見山。疊石神荒作今證。結樓天宇亦人寰。東觀旭日從西轉。南望雙鴻自北還。健步風塵足清嘯。未須搖落病江關。

滄江一宿夢魂遠。道路迢迢忽見君。自有靈芬託山谷。恨無奇氣造風雲。三年悵惘寒珠箔。雙眼迷離拭佩文。曉起秋寒淒入骨。忍饑東海看朝曛。

白門

一片愁紅墮白門。雉場百二暮雲昏。江干月冷孤猊睡。城下潮來萬馬奔。苜蓿近郊驚草壯。薔薇芳援隔花繁。謝郎東墅應輸與。對局含嚙枉斷魂。

過明陵

荒碑負壁塵漠漠。浮媚高穹覆一邱。漆火燐光燒舊恨。煙沙篁竹蕩新愁。金鑿往事今誰問。白下才人淚不收。我爲迴腸聊駐馬。城笳隱隱弄秋眸。

雙照樓詩一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菊

菊以隱逸稱。殆未得其似。志潔而行芳。靈均差可擬。生也不逢時。秋氣肅天地。枝弱不勝花。凜凜中有恃。繁霜作煅煉。向曉色逾美。忍寒向西風。略見平生志。一花經九秋。未肯便憔悴。殘英在枝頭。抱香終不墜。雖無適俗韻。未作避人計。旣緣憂患生。終以節義死。寒梅初破萼。已值堅冰至。相逢應一笑。異代有同契。

天我廬詩一首 弋陽江亢虎康瓠

辛巳重九。登北極閣氣象臺。得遲字。

搖落翻疑秋訊遲。登臨雅趁晚晴宜。風光流轉年華老。雲物崢嶸氣象奇。信步未妨行卻曲。託身常恐傍高危。重來有約同攜酒。獨立無言自詠詩。

橋西草堂詩十五首閩縣李宜侗釋載

八月十四夜。瞻園茗集。得冬韻。

曲池瀉淥月琤琮。倒影嶙峋一萬重。暎澈名園秋皎潔。集先佳節客從容。凌風詩思追歸雁。穿櫺簫聲壓亂蛩。欲與霜娥堅後約。來宵載酒更相逢。

中秋夜起

嫦娥如約來窺戶。獨客無眠正憶家。酒醒村荒籬吠犬。燈疏人定樹翻鴉。未甘惘惘良宵逝。又見沈沈北斗斜。萬念乘除殘卷裏。依然裁句是生涯。

逸塘遠惠佳筆。寄謝。

穎枯字債亦成臺。幾度臨池負麝煤。天際彩雲來五色。攢眉愁思爲君開。透紙無功每自嗤。管城食肉故難期。冷官持此將安用。不寫年勞但寫詩。

晚秋雜詠

一規寒玉浸秋潭。搏露成霜葉半酣。閒倚西樓緜舊歷。可憐九月正初三。
紛紛羣蟻鬥多時。側睨時雞一掃之。予智自雄兼弱耳。夫兵猶火爾能知。
閏年霜降先重九。晴旭江城暖有加。一夕颼颼寒透骨。不成淒雨見風花。
閉門萬事付低摧。開徧黃花不舉杯。地僻元無車馬氣。多君剝啄借書來。伯冶見過
夷甫諸人醉不醒。江山如此委羶腥。何知中壽身猶在。橫淚新亭看帝青。
簾外西風瘦可憐。霜螯持到蛤蜊前。今年閏見重陽菊。珍重懷人望遠天。
霜降重陽五日中。峭寒新試捲簾風。綈袍正待吳棉補。却報江船不肯東。
已判米價高於屋。更遣霜威酷似兵。明旦憑高愁縱目。嗷鴻無力角悲鳴。

辛巳重九。讌集草堂。遂登北極閣。賦韻得往字。

傑閣壓城高無兩。鸞轉輪輿便上下。當時田竇盛賓筵。五載阻兵斷還往。今年閏
見重陽菊。勝侶橋西縱吟賞。秋晴一日抵千金。聯袂登臨屏巾杖。空傳舊物管窺

天。北斗孤懸對門榜。不殊風景感山河。聊抑蕭騷坐超爽。雪霰先霜葉多赭。鷹隼覲人意殊獷。鷄鳴偃僂暱巖阿。牛首崢嶸抗塵埃。長江曳練湖沈璧。遠有片帆近雙槳。還家去國幾醉醒。向老逢辰百慨慷。

招客展重陽。明日立冬。

黃花好在展重陽。侵曉空濛雨換霜。佳客不辭穿野徑。小園及取餞秋光。前游如例翻嫌俗。此日難逢未可忘。世亂久輕文字飲。遣閒聊亦發吾狂。

諸公數和餞秋詩。疊均奉簡。

溪雲含雨漏微陽。籬菊分黃到拒霜。池籊鴨爭鷗世界。畫圖人占竹風光。是日於竹下合攝一影休嗟好景留難駐。自有新詩誌不忘。說似世兒誰得會。狂夫垂老更須狂。

延嬉宰詩四首閩縣黃孝紆公渚

哀生篇示份君

我生歲在子。月中南呂律。觜觶宵無光。欃槍犯天蹕。兩宮幸西京。計已四月閱

。九逵莽穢塵。宗廟委倉卒。王孫泣路隅。達官死鞭挾。十室久空亡。慘礪難具述。大人重官守。不忍詭言逸。應門無臧奚。我母躬井繡。糧盡繼以糜。窮搜到芋栗。危城逾十旬。祖宗實陰鷲。消息憑蠟丸。密疏陳一一。行朝鑒忠藎。優詔到蓬華。入秋和議定。誤國一朝黜。忍辱爲生靈。行成起良弼。負重文忠公。北上逮茲日。嗚嗚我始孩。志喜難爲匹。名余曰鴻遵。紆取國難謐。憂患與生俱。少卽櫻羸疾。炎天瘡爲祟。藥店訝骨出。一呷起沈疴。李侯實我活。謂李秀 瑜章京 玲塢得親憐。不令親卷帙。隨官歷徽青。山氣健孱骨。意態翦角駒。頗不受羈紲。一歲再易師。夏楚甘如蜜。喧呶雞犬愁。挾卷鬥秋蟀。循循侯官師。教誨亦多術。待問如撞鐘。善誘到估畢。八齡卒郵書。奇字識六七。撥鐙爲八分。螭扁亦奇崛。十一畢九經。千言不停筆。文成長老驚。自命羯與末。拏舟大明湖。朝山禮千佛。背誦秋柳詩。跌宕送日月。一朝國步移。武漢幟先易。訛言及山東。徵調大軍集。曷臣持兩端。陰進游士說。廷爭惟大人。語切背盡裂。投版盡室行。勞山

坐晞髮。廉吏不可爲。蕭然立四壁。平生瞻生資。半爲大駟沒。書籍隨雲煙。身
外幾長物。結廬在闔闔。邪許兩耳聒。詣人出無車。經旬髮不櫛。清寐擾市聲。
雜處皆短褐。泐泐八表昏。刳罅幸一蝨。如何小桃源。復此兵氛及。倉皇突未黔。
鐵籠隨拔宅。青州復來歸。所遇非舊識。六載三徙居。求田無一尺。行年已及
冠。差幸有家室。大男始勝衣。長女肌玉雪。弟兄天一方。季也困微秩。堂上春
秋高。喜懼近花甲。崢嶸生事憂。俯仰盡吾責。平生青雲思。半爲世亂詘。蹉跎
百無成。累汝共窮乏。躬操井臼勞。補綻到敝襪。食貧汝素甘。我愧面常熱。人
生實苦相。所志每難奪。嶽嶽我初祖。蘭綺啓勳閥。傳家有賜書。弈世著高節。
不辱惟潔身。榮進非所屑。會當事耦耕。南畝歌行饁。不然抱遺經。著書發潛德。
持茲報所生。庶汝趣能協。願崇愛翫風。一洗牛衣泣。

歲云暮矣。百端交集。賦此以詒知者。

朔風連海作寒號，併入松聲起怒濤。一片雲流孤月去。九霄霜逼衆星高。遠天歌

哭餘心悄。隨世枯榮不目逃。腐鼠爭猜更何意。殘燈相影獨躑躅。

喜汴蘇東歸枉過

不爲故人至。應難笑口開。十年隨燼滅。萬念挾潮迴。世變無端極。吾生有自來。
。殷勤獨明月。相愛不須媒。

送鑿弟北上

冰雪滿天地。勞勞汝獨行。蜡殘完歲事。雁過挾軍聲。種種悲予髮。栖栖問客程。
。經尋沽酒市。一爲弔荆卿。

姜叔子詩六首榮成姜忠奎叔明

田園

聚負山根嚮煥陽。老蹲童立話農桑。桁風菜葉青於翠。石暴瓜乾白起霜。生守田
園真可樂。名隨市井亦堪傷。嗟今腰脚頻頹輒。悔不當年事圃場。

雪夜寄懷丁山

隱几西窗漏響遲。風嚴柝急故人思。遙惟舞雪飄燈夜。正是奔濤潑墨時。到眼應多興廢感。得心當有鬼神知。鷲鷲鹵莽誰堪語。閉戶潛將筆削施。

偕令瑜步脚河看花

步山脚下起叢嵒。曲水旁滋卉木饒。樹色騰波連海角。花香蘊霧抱峯腰。攀援路出紅塵遠。俛仰心隨碧落高。避亂桃源空作記。武陵雞犬正悲號。

由青石厓沿谿西下。林巒迴合。雲雨冥濛。物色尤佳。既抵竹林寺。荒涼蕪穢。迥非少時所見景象矣。

步出青厓斗若隕。差牙曲徑傍巖隈。黃雲黑霧從跟起。細雨斜風撲面來。古刹荒涼香火息。童山突兀樹枝摧。回頭一霎成陳迹。欲擲枯筇問劫灰。

冒雨訪殿宸族兄山莊。留飲有作。

披雲冒雨訪山莊。好鳥歡呼野卉香。颺颺一畦瓜正孰。鹵鹵滿樹杏初黃。放懷泉石羞言隱。舉目江關滿欲狂。自識行藏皆定數。多君尊酒慰蒼茫。

玉皇廟晚眺

環山十畝鬱龍葱。古刹森然夕照中。一水琤琮穿石響。衆松詰詘掛厓雄。沈吟負葉枯蟬似。徙倚離天倦鳥同。不敢告人知有命。卜居早識翠雲叢。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海綃詞一首新會陳洵述叔

玉樓春

酒邊偶賦寄榆生

新愁又逐流年轉。今歲愁深前歲淺。良辰樂事苦相尋。每到會時腸暗斷。山河雁去空懷遠。花樹鶯飛仍念亂。黃昏晴雨總關人。惱恨東風無計遣。

遜盒樂府一首錢塘張爾田孟劬

定風波

大鶴山人畫水仙便面。款書擬紅女史。亦冷紅一逸掌也。榆生得之吳市。屬爲詞以紀之。

寫出凌波一段奇。團欒猶得想芳姿。莫怨秋風搖落早。須要。露花煙葉繫人思。

欲向西樓尋舊燕。誰見。無情流水對斜暉。今日徘徊明月下。歌罷。爲君重唱比紅兒。

映庵詞一首新建夏敬觀劍丞

玲瓏玉

爲榆生題鄭叔問水仙畫扇

金姆橋東。記會覲月白沙昏。仙裾不繫。替誰更寫愁顰。素手宮紈玉映。想當筵
回睇。呼喚眞眞。銷魂。還擎杯、親與似人。貌得淩波倩影。悵蓬萊清淺。羅
襪生塵。奈共貞芳。兩無言、上叩雲闈。淒絕南羈身世。就中有、騷心比擬。天
水王孫。舊歌扇。賸寒花、湘渚夢痕。

舊月簾詞四首蘄水陳曾壽仁先

清平樂

笛聲幽怨。愁鎖深深院。月上林梢霞影淡。一笑天人初見。空山雪閉雲遮。溫

存絕代鉛華。待到千紅鬧處。故應不見梅花。

疏影

憶湖上舊月簾梅花

分明舊月。證曲廊小徑。釵玉低壓。入袂香寒。折得繁枝。鏡窗橫影清絕。相看相笑情何限。那信有、他年輕別。占湖山、小住千春。相伴此生孤潔。一去邊關萬里。飄零信老矣。前事休說。歲歲年年。不見花枝。只見鑱天冰雪。淒涼夢也愁尋去。更休道、江南天闊。縱人間、魂返無香。一縷舊痕難滅。

蝶戀花

萬化途中爲侶伴。窈窕千春。自許天人眷。來去堂堂非聚散。淚乾不道心情換。

噩夢中年拚怨斷。一往淒迷。事與浮雲幻。乍卸嚴妝紅燭畔。分明只記初相見。

減字木蘭花

心畬王孫蓄倒掛鳥一雙。屬賦。一名收香。

翠衣小小。俛卸紅襟同命鳥。探使殷勤。不見羅浮夢裏人。交相媚嫵。誰識蓮垂心獨苦。香冷難收。地老天荒誓白頭。

漱碧詞一首閩縣李宣侗釋載

臺城路

九日橋西酒後。驅車臺城。賦韻題詩。意有未盡。約同游西神彥通叔雍榆生諸子。更以此調寫之。

白蘋紅蓼橋西路。煙汀冷綠幽援。斷渚栖鳧。留花戀蝶。聊稱郊居清晏。柴扉畫款。待側帽人過。玉醪同勸。且分傷高。命車蕭寺蹤游眄。臺城搖落似怨。後庭歌乍闋。塵世都換。禍水移邦。豪華轉轂。一代興亡誰殿。逢辰作健。正叢菊邀霜。疊嵐收霰。俊翮橫空。壯懷何處展。

珍重閣詞一首武進趙尊嶽叔雍

臺城路

辛巳九日。釋堪邀集萸觴。又至北極閣登高。同作。

斷籬殘壁斜陽外。歸鴉背人無語。卍冷塵封。漪澄鏡映。一片秋光如許。招攜俊侶。認故國河山。舊家庭宇。莫漫登臨。就荒三徑待誰賦。白衣猶共置酒。浩歌清興發。狂笛慵譜。落葉驚楸。題餠坐茗。脈徹蓬壺尺五。惜惜岸樹。罨宮井燕支。那時眉嫵。寂歷臺城。綠彫雲外路。

柳谿長短句四首雙流向迪琮仲堅

滿江紅

辛巳重九。和孟劬翁。

戍鼓荒城。曾四度、重陽時節。明鏡裏、朱顏不再。但餘華髮。寒雨頓添黃菊淚。霜風暗換青山色。又無情草木撼邊聲。離人泣。吹帽侶。成追憶。題餠事。休重說。且籬頭一笑。醉紅呼白。亂後親知誰與問。望中薇蕨還堪活。整欵冠扶

病強登臨。飄零客。

菩薩蠻

東坡此調有迴文體。因倣之。

杜門愁過瀟瀟雨。雨瀟瀟過愁門杜。腸斷易昏黃。黃昏易斷腸。鴈歸遲望遠。遠望遲歸鴈。青鬢換星星。星星換鬢青。

月微微映寒梅雪。雪梅寒映微微月。魂夢隔山雲。雲山隔夢魂。暮年嗟鍛羽。羽鍛嗟年暮。孤館客懷予。予懷客館孤。

金人捧露盤引

七夕感賦

井梧凋。池荷謝。暮雲收。弄巧思、謝女妝樓。浮瓜薦果。理秦鍼、凝睇向牽牛。鈿釵猶是。問人間、誰占風流。明河迴。鄉書阻。孤館寂。鬢霜稠。對麗景、難遣離憂。星橋共倚。應笑儂、生計拙於鳩。露蛩淒咽。耿夜長、相和吟謳。

忍寒廬詞三首 萬載龍沐助榆生

臺城路

辛巳重九。北極閣登高。分韻得氣字。因以此調賦之。

摘星樓觀高寒甚。江山看來如此。樹染霜紅。波涵黛碧。遊日危欄閒倚。驚鷗乍起。但羣集飛鳥。暗銷英氣。漫檢萸囊。嘯餘誰共話興廢。清秋經閏正好。未妨相伴去。花下同醉。倦鳥還巢。殘陽暖客。翻覺光風旖旎。疏狂待理。聽落葉聲聲。滿林歌吹。向晚歸來。夢迷樵唱裏。

定風波

秋盡獨行三步兩橋間。賦呈太疎樓主。

黃葉疎林帶竹籬。蒼葭白葦板橋西。猶有六朝煙水氣。多麗。杖藜隨步總宜詩。波面鍾山浮影至。濃翠。初三月好擬修眉。何日結茅同避世。蕭寺。梵音飄過夢魂飛。

浣溪沙

餞秋日。留影於橋西草堂之幽篁怪石間。自題曰枯木竹石圖。綴以小詞一闋。

夢醒南柯亦可哈。聊將槁木認形骸。小園爭寄庾郎哀。倚竹清寒生翠袖。耐霜殘菊出荒臺。朔風飄送雁音來。

文錄

龍母楊恭人家傳

張爾田

恭人楊氏。萬載世族也。父紫桂。母龍氏。恭人幼喪父。母鞠養之。以孝聞。年十八。歸于龍。實爲我贊卿先生繼室。恭人之歸也。前室遺女子子三。皆依恭人以長。飲食教誨。忘其爲非己子也。及其嫁也。資奩豐儉必中度。未嘗有所歧視也。贊卿先生以名進士。宰望江桐城宣城當陽。晚任監利。恭人皆隨之。旦夜居內室。課女紅。外言一不以入。其治家也。不事私蓄。歲時伏臘。鄉味四簋。嘗曰。居官者其暫。居家者其常。吾不可以暫而遽易其常也。生子必自乳之。人或以爲勞。恭人曰。吾自習之耳。此亦人子也。奈何以吾之子而奪人子之乳也。歸於贊卿先生十八年。孝於姑。宜於夫。睦於妯娌。年三十六。以光緒某年某月。卒於監利官舍。恭人之子榆生。與余交。榆生賢而文。每述恭人之行。輒流涕而

言曰。吾母見背時。吾始四齡。問於吾父而後知之。今吾父八十有四。吾亦有室。且抱孫矣。方思迎養。以遂人子之私。而吾母則不及見矣。又曰。吾父任監利時。吾弟殤。吾母憂傷成疾。時外王母就養在堂。吾母嗚咽謂吾父曰。母氏苦節。而子又不祿。有女矣。又不能終養。天之於人。一何酷耶。吾年幼小嬉戲。猶以爲家人語耳。今日思之。乃始知母言之悲也。恭人生子女四。長沐棠。仲曰沐勛。卽字榆生者也。季杏生。女一。皆早殤。

張爾田曰。自陰教不修。而奇節瑋行。始爲人所樂道。夫奇節瑋行固難矣。彼特所遭者然也。使其易地而處。其心豈不羨夫安常履順者之爲懿哉。榆生所述其母之行。亦婦人常德耳。非有奇節瑋行。足以祿人耳目者。然而使聞之者至悲涕不能仰視。嗚呼。惟其常德。斯其所以爲至德也歟。

此文無意學永叔。乃竟似之。論得子長之神。孟劬自記。

漢五銖磚硯記

梁鴻志

乙亥十月。沈君劍知。至自福州。以錢十五千。爲余購得一硯。硯斜方形。背有五銖錢文。完者四。闕蝕者二。蓋錢范也。外檣署西漢五銖磚硯。同治辛未。得之博望道中。實余外大父林歐齋先生題字。逆計始得之年。去今蓋六十五載矣。記余八九歲歸福州。所居去外家半里而近。吾母歸寧。輒挾余輿轎中以行。既至。起居歐齋先生。余則跳躑從羣兒嬉。盡一日不忍舍去。先生富藏弄。金石書畫。充牣一室。余童騃。都不省視。少長。見此硯先生几案間。心竊識之。亦不辨爲何代物也。余既補弟子員。越二年而先生棄賓客。余年十五矣。稍稍愛賞古代器物。然先生所藏。已半燬於火。餘則諸舅分守。扃之篋中。或挾而他徙。余既不獲縱觀。卽所謂五銖磚硯者。亦不復繼見。今舅家不盡封殖。此硯遂流落市肆中。輒轉入余手。蓋上距先生卽世。幾四十年。而吾母之沒。亦忽忽逾十稔矣。余既喜此硯之得所歸。又傷吾母之不親見也。輒哽咽不自己。然使吾母而在。將因余獲硯。益感念外家之今昔盛衰。必又悄然以悲。潛然以涕也。余既以硯示趙

叔孺丈。丈詔余曰。昔先生以陝西藩伯。治軍關隴。道博望。瞥見古磚淺水中。取之。趣工製硯。質頗堅礪不易治云。丈娶於林。實先生第七女。吾母妹也。居甥館時。聞於先生者如此。嗟乎。一硯之微。其始則斷髮也。沈霾湮晦。且二千年。不爲不久矣。一旦通人得之。規以爲硯。日周旋筆墨圖史間。不爲不偶矣。六十五年之中。見用於人。而不爲俗子所汙。雖更歷二姓。而實爲祖孫。不可謂非世守矣。然則吾所以重視之者。蓋匪漢磚之寶。而吾外家手澤之可貴也。

水民雙監之軒

梁鴻志

余旣葺西園。園以池著。廣不十步。而修五倍之。若匹練之委於地也。池南水中。有石舫。尹文端顏爲不繫舟。榜失久矣。自岸達舟。舊爲板橋。余始易之以石。東爲桐陰館。爲忘飛閣。其西則漪瀾堂。皆挾池以爲勝。顧最勝者莫如池北。有地盈畝。水周其四圍。老屋數椽。遙對石舫。故無題署。余取尙書語意。名之曰水民雙監之軒。武進湯滌爲之作隸扁焉。軒本三楹。通而爲一。無曲廊複室之制。

。故居其中者有容。而四望畢達。賓退吏散。於焉少休。園之勝無所逃於目矣。夫傅於地者。大莫如水。溟渤之海。零丁之洋。頽洞浩淼。不見涯岸。視軒外之水。蹄涔焉而已。顧余所以矜異之者。則以其澹而無瑩。靜而不駛。足以樂志而繕性。古人所謂以水爲監。而所監不止於水也。載舟覆舟之喻。民與水奚擇焉。此余名軒之意也夫。

南天叱馭圖敘

黃孝平

夫蠶叢之境。世路所嗽。跼征之勞。風人是誦。落梅驄馬。過埃嶺而長謠。苦竹鶉聲。動瘴江之羈思。荒陬所跡。牢落爲多。其有輜軒行邁。藍華初基。雲車王屋。摹飛步之圖。斗柄南疑。稅遠游之駕。鴻鵠之歌。不絃于危軫。鯤鵬之擊。下笑夫搶榆。自昔云勞。于今斯逸矣。纒衡詞掌。家世啓蜀。獻歌山水之鄉。慷慨幽并之氣。渭城楊柳。畫壁爭傳。巴渝竹枝。采風并錄。粵以旃蒙之歲。厥有夔道之行。巾帶行邊。輶幢按部。金闔祖道。素秋戒涂。關門角吹。西崖束馬。

之陰。星岩樓槍。南溪看龍之咏。金筑拓地。玉屏插天。箐烟苗路。狔鳥宵暗。杉壁竿船。牯牛風怒。北喇烏蒙之域。零峨狼洞之行。津吏爲之頽顏。痛僕因而慄色。爰舉紀游之舊。追爲叱馭之圖。騁瓌觀。軫遐寄。意有在也。然而飛軼冷風。呼奇肱以馭氣。孤城落日。供塞主之填詞。輕裝鶴背。南凌迴雁之峯。峻阪驟網。西走金牛之徑。鰓部霜高。龍場秋遠。春雪弓衣。蠻荒播句。凝香畫戟。猿舞隨車。假霄衢以扶搖。極靈襟之抒寫。以視羊岩巢經。槍籃輿于歸翻。烏江蘭雪。送鬼箐于征輶。但狀荒寒。猶徇耆耳。僕也慚深登笠。遠辱弓旌。雲山役魂。邊月懸夢。堅冰擁褐。昔游警赤木之烽。辛未冬應甯夏幕府之招諾而未果行流潦妨車。暑雨滯牂。洞之驛。黃龍觀瀑。虛訂秋期。孟純劉君約秋期至黔訪黃龍瀑西螺尋山。又辜夙諾。行勝甫戒。人事儵非。公亦揚隼言旋。聞鵬乞退。識再思于邊障。爭奉生祠。志九德之謳誦。云瞻露冕。三載政成。一官歸去。巫峽霜楓。燦迎畫篠。錦江詞扇。隱簇牙樁。錄載黔風。夢回蠻徼。看詩莖于桐梓。桐梓詩略桐峯趙曉峯輯話耆舊于竹莊。貴州耆舊詩黔風錄傅竹莊輯新霜

兩鬢。感開府之唵懷。暮雲萬重。寄阿干之墨詭。公屬剗厂抽毫憶往。授簡命詞。仲兄作圖惟是南渡殘山。但模馬角。北盟危涕。忽逼鷓鴣。兵刀藕孔。遍浩劫于流沙。亭障藩籬。壞家居爲甌脫。栖皇時命。卻曲吾行。澄清攬轡。莫從先路之馳。橫流露車。更觸無家之痛。撫是圖也。其亦有及關興歎。登岳流謠之思乎。

金陵歸夢圖敘

黃孝平

昔趙魏黃塵。縈思鄉之夢。關河白首。述重世之居。風牛有南偃之思。越雉抱北飛之恨。露車怱怱。穢埴悵悵。玄宮舊室。去越騎于長都。白雲他鄉。眷射聲之故壤。言愁若契。歌事斯勞矣。歲在龍躔。客游燕輔。萃永嘉之流人。實臯橋之羈旅。胥疏自好。响沫相矜。樓臺夢影。故國全非。枝巢有樓臺夢影圖海水天風。家山何在。松窗爲余作海水天風樓圖鬱伊所寄。唵咏遂繁。陳子蕤中。復有斯作。被褐丘岡。懷阮家之西眷。辭親河洛。緬庾祖於東川。播遷溯流舊之初。身世無求生之所。釣游閩嶠。里巷鍾山。泊隱郎潛。躬逢喪亂。周南留滯之歲。龍漢星移。下亭漂泊之辰。

金陵瓦解。南音入奏。北燼紀聞。恫恍荆馳。迷離蕉鹿。池陽之田莫保。平津之館俄虛。江南春雨。祇供填詞。君有杏花春雨江南小印銀漢紅牆。徒增悵望。明河悵望圖象罔問影。擁腫與居。賈恨名圖。日歸軫夢。桑根生寄育之懷。桃梗富漂流之誚。天涯松柏。動騎省之煩冤。舊圃薪芟。念士衡之尋役。先疇莫返。世事俱非。石城蕩蕩。隱見紅桑。江水湛湛。猶歌玉樹。蓋不勝人民城郭之嗟。風景山河之異矣。惟是醒眼南柯。尙迷審雨。舉頭西笑。不見長安。刀兵劫裏。遁藕孔于修羅。生死海中。寄蘧廬于宜樹。首邱之念。因感物而累歎。糞本之心。溯回風而生愴。玉笙吹徹。不歸鷄塞之魂。春燈未闌。都付燕箋之謎。昔邱希範寄陳伯之書曰。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悵。請誦斯言。爲君增慨。

重編海日樓詩補遺

嘉興沈曾植子培

四月二十一日堯衢廉訪同年過發江城言旋梓里索詩爲別敬呈四章意滿詞重殊

慚昭晰悵悵之感彼此略同大雅識微存其意焉可耳

此應補入卷一

對案咽不食揚颿暮何之東南萬古愁浩蕩今方滋溪弩巧能中棲苴薄難持直木蔭先凋
甘泉酌先澌重爲執袂別無地褰裳隨贛水西北流清風灑旌旗送公一往情迎公再來期
凍雨七日零黑月啼鬼車哀哉蓑叔血濺此城南沙哀我蠕蠕民奔騰劇鬻慶投身水火中
萬足縉一置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耶天高不可論史闕長咨嗟

夕照在西山紫翠鬱千色長筵離坐久有懷轉沈默華燈照駸深酌媵芳冽須眉外景清
襟度中丹密夫子超世心昭懷朗晨霽長依愛日暉暫戢垂天翼耦耕謝徵聘養晦銷夔橘
形諫而光成知非玉人質

江水湛湛碧江皋草芊絳那無濯纓志共泛滄浪船纍議孰非罪焦原君獨顛送者返自崖
行者邈若仙決事堅如山感情浩如川長揖邨宮君南風起萍端

送堯衢廉訪同年還長沙

此應補入卷一

滕王閣下孤帆起楊葉洲南夜火明記取馬年南浦驛奔濤長作不平聲
投跡風塵漫著鞭巾車歸路自蕭然要回楚國編爛服更展仁裘覆大千

月正元日南窗試筆辛亥

仲長論樂志平子賦歸田七制經猶在寅賓出日前

丹札柔毫吉旦嘉爻辛亥

田賦籀唐系和親屬地官好爲綏萬策及此屢豐年

若海郵示元旦詩和答

三著冥冥肇一微癡人相惜忍相違飛來海雪畸人語寤覺神巫杜德機蛻後靈均塵不滓
晦虛嗣祖福甯非荆南名士多於鯽誰借臨江白羽揮

佐明先生寄示鍾麓造林場與諸公唱和諸作徵題漫賦長句

長把山中種樹書山家清供足無餘誰知廣澤豐原外正有松舟檜楫儲魯國桑麻應自殖
新亭風景感今殊漆園吏有謳吟暇濠上何如更問魚

壽某夫人七旬詩

東觀成編漢紀初南邦黎獻頌聲餘清時物望雲中鶴晚歲游觀濠上魚膝上佳兒文度重
壁中簡策伏生儲孤南星采占誰應正照天彭井絡墟

題剡溪王芷湘像册

麓胎山趾藥苗香善樂從知味最長五世同居書孝義百年潛德播芬芳講堂玉板全生論
世學雲林得效方畫裏微風蘋末起想他晏坐境清涼

題趙文敏畫馬立軸

羈都魯兒塵蹤跋求赤台歟勇哈薩朔野朝空燕趙刷也的石水西海流清吉思鳥聲啾啾
馬蹄踏破崑崙邱王孫妙筆留縑楮回首和林奈何許昔馬如龍今馬鼠

失題

病骨峻嶒厭睡鄉，宵來枕簟入新涼。行年寥落虛詩譜，夢境迷離出賦腸。惡歲蓬麻吁可數，故園松菊耿難忘。天涯落月千秋意，豈有仙人紫府將。

失題

一笑相攜上嶽樓，長風浩浩楚天秋。還丹爲採清狂脈，下邑聊爲汗漫遊。夕室晚霞迴眷望，衰年舊雨托綢繆。他時報政來相訪，萬頃蒼波問白鷗。

燕亭晏坐庚戌

檢點琴書坐悄然，簾紋如水乍涼天。偶成平子歸田計，已愧王家誓墓年。江上斷雲含雨去，沙頭征雁警秋先。浮屠三宿能無意，莫作西河淚眼傳。

不待招邀入戶庭，龍山推分我忘形。流連未免耽光景，舖餽誰能較醉醒。雨後百科爭夏大，風前一葉警秋蕭。五更殘月難留影，起看蒼龍大角星。開夜示證
剛庚戌

摩多樓子

雪中伎兒十香鞵漢家鎖骨胡家月擲花夜禱三孃祠偷伴藕琴白鳳騎黑山雲結黃靈芝
雲中六字金僂胡姬身爲辟寒玉右袒看肩鹿皮束軍神降語琵琶槽起舞劍器元天高
貉皮老馬沙南號

黃頭郎

黃頭郎葛花衣荷葉蓋邛亭婆娑如顧暎沙洲濺濺生薤菜儂在東晴西雨外黃頭郎鴉歸
人未歸月波漉漉涼玉晞水花七色金沙肥龍堂珠涎香霏霏芙蓉角繳紅苔衣歡作孽龍
弦儂是箏雁柱黃頭郎潭深水曲戲魚住鱗鱗魚頭作人語莫孽雄雷上天去

葱石五兄參議屬題

案此題當有奪字

鬼目化爲芝苦費生平慮石印三郎字填朱天璽封發九州都脣齒已亡鼎足勢封禪忽修
妖言餘吳人好讖復好書歸命驕筆齊人如國山屬建歷山象妙選政爾名無虛休明書源
史闕疏得非遠祖中郎乎當時避怨適吳會顧侯從學兼琴書江南筆髓有系統譬猶易說
荀爲虞我嘗察精兼擬侶證之篆勢論奇觚揚波振撇狀明白短身紓體情擘摹從懸衡編

各翮跂不方不圓眇斜趨詰屈誠非研桑計焚緼或會蒼沮初茲非斤權詔版體亦異三體
傳經儒儻復斯文採斯喜所謂古今雜形歟散盤孟鼎象分布元初延光變形模周銘鐘彝
漢銘石要從九派尋歸墟中郎篆沉赤水珠冥求象罔懸躊躇休明煥然隆準在排空駮耳
開通塗棄侯新論朱育攄我感奇字窺關樞荒荒海日噉瓜盧上規姚姒旁梵佉百二十體
紛爬梳道有因增無破除危言存爲通人儲

題倪雲林松林亭子圖

山虛木落石嶠

墨迹作嶠

亭子秋深鎖寂寥省識故山猿鶴意畫圖珍重付功曹

丁中丞藏書近多散出湯生持示數十種皆舊抄也繙閱竟日賦此詩卽用樊山過某氏園韻

貞木陰疏散帙清闌干曲

一作處

圈豚行藏書聚散舟去壑世味溫涼棋在枰

辛卯元旦試筆

停雲絢春麗清光歛日出和風瑞華筆蓓蕾萬豪茁上誦絳跗義下誦海王術閭闔高馳翔

快意劇無匹

湖樓公讌奉呈湘綺

跌蕩山川偶主賓，危樓百尺謝風塵。
江流不隔中原望，塔影難迴梵劫春。
閱世衣冠都似夢，會心魚鳥故親人。
南來蘭浪誠何事，且伴先生一墊巾。

失題

健兒身手瘦生心，搖落江湖費苦吟。
江西自來有祖印，章泉山水多清音。
誰歟先鋒當上將，我欲去軫以觀琴。
借向詩廬問詩境，後山深是簡齋深。

海日樓詩後敘

乙盦先生詩最初刻者爲乙卯稿海寧王靜盦國維編次元和孫隘堪德謙校刻錢塘張孟劬爾田爲之序其後朱古微先生爲刻海日樓詩集斷自壬子以後得詩三百餘篇次爲二卷乙卯稿全入第二卷中先生捐館舍哲嗣慈護以未刻詩稿乞朱先生審正又數年朱先生亦卒慈護乃奉諸稿歸授兆蕃俾爲排比旣又從遺篋中檢得詩稿有題苻婁亭集者有題甲乙叢殘者有題丙辰稿丁巳稿者悉以示兆蕃詩有朱先生所未及見者字句亦往往互異審爲先生手定乃薈而錄之以丙辰至壬戌七年之詩續朱先生所刻亦次爲二卷辛亥以前詩爲補編第一卷壬子以後與朱先生所刻年月相出入者及未考得其年者爲補編第二卷皆寫定合朱先生所已刻得詩千三百餘篇此中次第容尙有參錯文字亦或不免舛錯善讀者枕肱而鑽仰焉庶幾可以循徑涂知體要矣又有餘稿二百餘篇皆不知其題慈護持以質先生賓友可補題者當次第授寫官先生諸所爲題咏散在人間他日搜香得之皆可續入補編先生詩博大精深集諸家之成而別成一家世知與不知罔不推仰無

待兆蕃言者謹述編次所經歷以附於卷末壬申夏五金兆蕃謹記

海日樓詩跋

寐叟所爲詩類不自收拾散佚不知凡幾及國變流寓滬濱始錄存稍多卽今公子慈護重輯四卷本是也寐叟於學無所不闕道籙梵笈並皆究習故其詩沈博奧邃陸離斑駁如列古鼎彝法物對之氣斂而神肅蓋碩師魁儒之緒餘一弄狡獪耳疑不必以派別正變之說求之也晚歲孤臥海日樓志事無由展尺寸迫人極之汨圯睨天運之茫茫幽憂發憤益假以鳴其不平詭蕩其辭寤寐自寫落落懸一終古傷心人此與屈子澤畔行吟奚異焉則謂寐叟詩爲一家之離騷可也甲戌冬日義甯陳三立時客故都年八十有三

右重編海日樓詩四卷平湖金籙孫先生手定補遺一卷則重編後歷經乙盦先生諸舊好鑒別以爲年月不合者倉卒排印不及改編姑彙集以待將來之重訂而已乙盦先生以餘事作詩人一時興到隨取斷爛報紙或簡札封套書之往往令人不辨首尾因亦不易編次乙盦先生下世後哲嗣慈護悉取未刊各稿乞朱彊邨先生爲之審正

朱先生亦苦其爬梳不易也又以託諸陳蒼虬先生當朱先生易簣時予深恐其散落爰爲請歸慈護慈護先後就商於馬一浮先生卒由金先生編定而予門人朱居易爲寫清本予復爲郵致陳散原夏映盦李拔可李證剛諸先生亦各稍有更定而文字奧衍又多引用梵典讀者不易驟識原稿既不可悉見訛文奪字亦姑仍之而已清本置敝篋中者有年慈護原欲雕版而頻年喪亂遂致因循大懼先賢手澤將歸湮沒也爰商諸慈護先行分期載入月刊以省傳鈔之煩而備他日重壽梨棗焉至乙盦先生詩稿之散在各方者當猶不少容待搜訪補錄期與其他遺著早謀刊行以傳世行遠且先以此爲券云辛巳孟冬萬載龍沐助謹識於秣陵

影山詞外集

獨山 莫友芝 邵亭

雙荷葉

妝臺角愛把犀梳傍孃學髻螺堪挽鬢蟬猶薄
閑愁未許眉峯覺深情已被橫波託橫波
託珠簾下了玉鉤徐擢

四和香

偷向鴛鴦池上歇悄把春情洩暗裏相思無處說都闕在眉梢月
倉卒避人行更怯暈滿
雙紅頰簾子一重山萬疊又打箇相思結

荷葉杯

蘭棹弄蓮何處嬌語度南塘綠荷風偃翠鬢見半面又迷藏

又

雙葉玉香連裏梔子繫情深謝孃含意未應許劫與絕同心

又第二體

回首紫藤花底凝睇晚色使人愁柔枝賸繫月如鉤休麼休麼休

玉樓春

綠窗慵繡春初永鷓語聲聲花外請草邊纖步試偏輕風裏薄衫穿尙冷
一雙蝴蝶花爲命醉入蘭叢呼不醒笑按蘭葉使驚飛却上釵頭撩鬢影

鵲橋仙

琉璃硯匣珊瑚鏡檻一樹紫藤花下王昌只在紫藤西盼不到玉清偷嫁
珠詞二八良期三五小印茄材親打月華休觸小簾鉤怕惹起雪衣人罵

又

小樓新拓書牀新頓斜綰一條溪水遠春剛上玉闌干恰添箇似花人倚
品茶也好藏鉤也耐倦了並行花底無端催到紫筠篔算何計明朝留你

天仙子

移近畫樓西畔住遠山原鈔作春都上新眉嫵紫蘭偏是並頭開朝又暮愁閑度休放杜鵑催却去

賣花聲

閑坐綠窗南新月窺簾小梯輕點屐聲尖攜得黃橙偷遞與香印攢攢燈剪漏籌添重理吟籤曼歌時度舌微含好唱待儂明白聽翻繡春衫

糖多令

深柳板橋斜晴溪一段紗苧蘿村合住西家三板小船乘水到迎笑著倚梅花香徑短籬遮深旋閣似蝸妙清於展遍丫叉殺粉調鉛倉粹就持比較沒爭差

浣溪沙

碧玉千金感意時爲情顛倒破瓜期背人歡笑見人癡簾押捲花唄起早簷牙鉤月惱眠遲此中心事只郎知

又

情人將米卜歸期道是當歸只不歸鏡臺蛛網罨羅衣
淚眼桃花飛似雨愁心楊柳亂如絲一春禁得幾斜暉

又

易井朝華一勺甘甌香濃淡只渠諳怕教癡婢誤薑鹽
雀舌久疏纖手點鷄蘇愁伴渴羌饑最難春困午晴添

生查子

一自別歡時掃斷門前跡一架木香花開落無人識
聽道是歡來踏破苔錢碧也解避人嫌心裏那禁得

又

杏乳柿霜和攪捧殷勤遞鶯語小紅闌留得愁滋味
青雀渺難尋消息無憑寄難道意中人未解人中意

臨江仙

花裏弄雛花外駐客途誰料相逢待攜纖腕話離衷爭奈人前回避太匆匆
新起高樓連院迥知他何處簾櫳短燈挑盡杳無蹤又是三更寒雨五更風

思越人

曉烟收花露泣倚闌慵去梳妝知道阿誰相觸惱暗垂珠淚雙雙
千思沒箇安排處背長還鸚鵡我也柔腸禁不住替渠千斷知否

長相思

景悽悽意迷迷箇人長是在天涯紫蘭開爲誰
信又遲夢也稀難道當初得罪伊人教沒

處歸

原鈔作開

蝶戀花

舊夏新春孤旅味一日中間千箇相思子算到見時應閣起誰知對面還千里
莫是心腸今改易又要相原空一格呼何苦喬相避守著翠樽教渴死不如翻在天涯裏

人月圓

牆東一角牽愁處還作海棠妍當時記得四條紅淚腸斷花前
更闌人悄迴身驚見顛倒
依然西風可恨匆匆吹破一霎天邊

賀新郎 荷花生日

繫馬櫻桃樹記勾留那年今日六街簫鼓麝月蟬雲香成市鎖遍畫樓朱戶儼映日荷花無
數菡萏一枝嬌欲破乍回眸已在烟深處秋水外碧莎渡 暮來趁得凌原空一格波步正憑闌
回波留睇玉犀遙度咫尺壺山風吹到悄被暗潮攔住莫此度劉郎仍誤翠袖紅衣堪暗省
繞烟沙索遍迷藏路殘月挂曉星曙

戀繡衾

相思一日一萬番到相逢人意淡然算沒處將伊惱別來心何事恁般 無端却在新樂道
擁寒衾孤驛漏殘且莫恨伊情薄恨春山輕響杜鵑

艾和作附

爐香裊篆裊未消倚春衾愁換翠綃泥得箇金臺夢被黃鶯呼過段橋
輕寒不讓花隲
路下湘簾閑度口朝料只爲東風嫩道東風紅上杏梢

蒼梧謠

佯隔水拋蓮引玉郎尋著去知在那邊藏

又

聽笑語依稀隔水亭微風過將到小窗櫺

如夢令

藕葉玉鍾飛翠滿貯九香靈劑擎過小回廊犯著人前瓜李羞你羞你話把幾時丟起

醉花陰

鴨頭新染溪波色襯入羅山碧拗取玉蘭枝小立東風香墮雲鬟濕
無端觸起相思跡脈
脈愁無極箇裏便春知那更黃昏一串斜陽笛

謁金門

春悄悄也作花枝恁好鶯燕不知人意惱故窗前鬧
索性風欺雨攪把箇春兒送了穩
著夢魂呼不覺日日遼西道

洞仙歌

收燈才過算春來未久偏是春情醞於酒向烟棠徑裏月蕊棚邊雙倚遍那許玉眉輕皺
花間成小別又是花朝三五歸來定然否行坐采蕭詩才信相思果一日三秋真有早薰就
香衾侍兒催更何處心情半牀鴛繡

又

秋棠放了正東園潛步簪取花枝惹伊妒費千般解釋回笑相期織月底端聽金鈴分付
情多容易惱莫是今原鈔作金番各自孤衾又閑度香燼更添爐繞遍回廊恨只被竹風輕誤拚
罷了從今莫憐伊剛一片行雲墮來何處

又

踏清歸晚恰迎門微笑也要勝常向儂道漸佩環清響吹過西廂花樹底驚起一羣嬌鳥

綠窗燈畔影姊妹差肩衆裏分明讓伊小盡道可憐宵如此嬌柔也直得玉郎顛倒莫耽著
原鈔閑作查談惹人嗔待別起銀膏翠眉重掃

又

幾番愁雨故留將秋末瑟瑟蕭蕭送人別自出門時候直到今朝柔腸裏一日畫輪千市
勞人眞草草何處歸期驀上征鞍未曾說判是啞相思似水孤衾也不省甚時捱脫乍簷角
芻尼噪黃昏莫早晚傳來峽江書札

又

春來一病但懨懨愁盼一尺腰圍瘦餘半待水東春好郎馬嘶時恐不是舊日桃花人面
屋山烏鵲喜扶笑迎來墮入懷中淚如綫慢與拭啼痕慰眼回波只不料今生還見則怕是
春婆慣欺人更注起蘭膏夜深徐看

又

一層杉榻把繩牀相背一寸中間便千里算人前相見忍著生疏無人處偏也露頭藏尾

三秋孤枕味捱到冬來風雪匆匆又行李多謝火爐邊淡淡三杯算盡了玉人情意又還是
無言便抽身全不管離懷怎生安置

又

桃溪十里便紅塵不見何況燕臺八千遠又清明過也消息都沈風更雨深閉落花庭院
逢歡便是夢當夢成真半榻鴛衾獨尋遍若是再逢伊緊緊相持端莫放悄魂輕散却夜夜
銅龍送殘更怕一縷歸雲枕邊悽斷

又

駐鞍幾日認眉峯依約只在牆陰畫闌角對東生明月捱到西弦秋波裏不算玉人情薄
重門遲未鎖螺徑潛通金屋初看四花拓四花關名芳思軟于雲繹玉慵香回腕處守紅輕落尙

悄語低鬟

原鈔作籌

慰相思便解意阿嬾者番瞞著

又

秋光九十漸香衾如鐵偏向蘭溪放蘭榭望清波斷處帆影銜山南浦上無限荻花楓葉

紅橋歸路晚弓月初三一寸眉彎半宵揭苦憶原鈔作意水邊樓笑撚銀毫和螺子泥人輕抹聽
夜鼠牀頭嚙殘膏渾不爲搜腸玉川茶渴

又

紫溪前約算臘梅須破誰料黃花未曾過正薄簾霜重怯殺單栖拋原鈔作舜却了持底今番耐
我琉璃方匣畔錯落蠻牋別後新詞恁般夥鳳帖幾時看花骨生生怪腕底竊來嬉左待
檢取歸裝潤豪資算千里鵝毛橘錢雙裏

瑤花

安江眉印消息先傳道箇人偏近珠櫻斗帳依舊是三面窗波紅潤離愁暗減又苦恨朝驄
原鈔作驗難迅問燈前嬉子鉛華可有昨宵芳信別來已是經年便客裏相逢駢坐休吝呼來
轉背料只爲玉筍橫波難忍春纖偷遞此際柔腸斷盡總教人無計商量一霎海山風引

菩薩蠻

輕容半幅秋湘色斑斑添上花枝密作帶繫郎腰是儂親手挑香囊方勝疊肘後三年接

錦字付郎開當儂千里來

又

算來只悔當時誤黃花正好教伊去留得別時言年燈須共看
北書知好坐舊約堪尋麼
又怕果然來昨宵風雪才

鳳凰臺上憶吹簫

上九燈街魚龍百戲珠簾捲遍銀鉤記二分明月吹墮揚州學得藏人未幾早兜攪無限春
愁秋波意被人驚覺半晌偷羞 勾留商量舊事如夢但提起只索教休算幾番燈鼓打白
人頭又是江南江北同一片春水悠悠那堪更綠楊影邊紅袖江樓

右影山詞二卷外集一卷貴陽凌氏荀香室據原稿遂錄本往年在滬任心白先生舉以見示意欲爲載入詞學季刊以廣其傳會東事驟起詞刊中斷不果登出此本訛文奪字不可勝數憶在葉遐庵先生處亦曾見一鈔本亂後無由借校凌氏所稱原稿亦不審尙在人間否輒以私意略爲勘定及茲流布庶使先賢遺製不至竟化劫灰尙亦稍盡後死者之責歟辛巳初冬龍沐勛謹識

詞林近訊

滄海遺音集補編之校刻

往歲朱彊邨先生。校刊彊邨叢書既竟。因取並世友好沈子培、裴韻珊、李孟符、曾剛甫、夏閏枝、曹君直、張孟劬、王靜安、陳述叔、馮君木、陳仁先等十一家詞。合刻爲滄海遺音集。今朱先生下世十年。集中作者。亦惟閏枝孟劬述叔仁先四先生健在。龍君榆生。既取遯齋樂府未刊稿。刻成單本。復擬續刊三家十年來近作。合爲滄海遺音集補編。以竟朱先生未了之業。頃聞閏枝先生之悔齋詞續。及仁先先生之舊月移詞。均經寄到。正在校刻中云。

味蕤詞出版

太倉汪仲虎（曾武）先生。夙擅倚聲。尤工小令。早歲卽爲當代名家文道希、王幼遐、鄭小坡諸先生所引重。近方刪定數十年來所作。刊爲味蕤詞六卷。分甲乙丙丁戊己等稿。依年編次。比已出書。有曹元忠、文廷式、章華、吳昌綬、夏孫桐、邵瑞彭、楊壽枏、郭則澐諸名輩題詞。備加推挹云。

聆風謠詩刻成

侯官黃哲維先生。少治詩。與梁仲毅、朱芷青、羅敷菴諸子。知名當世。陳石遺先生尤稱許之。身後遺

稿。由梁乘異先生。精刻爲聆風謠詩八卷。附詞一卷。頃經印出。曾以分贈各方知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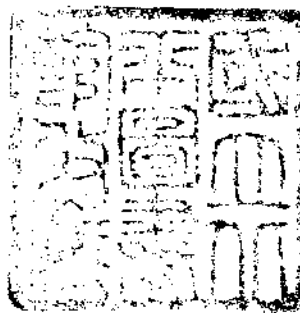
笏園詩鈔出版

吳江詩人周嘉林（麟書）先生。嗜酒作達。任教吳江各校。極爲諸生所敬愛。金鶴望（天羽）先生爲作迦陵生傳。極推許之。爲詩初慕漁洋。旋復出入甌北瓶水之間。終乃取徑坡谷。與費章齋金鶴望相切劘。頃方自定所作。爲笏齋詩鈔四卷。附詞一卷。由其門弟子合資排印。蘇州滄浪亭江蘇省立圖書館。爲分贈各方云。

本社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瞬經一載辱承海內外賢達之贊助俾得廣播風聲本社同人深爲感幸嗣後自當一仍夙志繼續編行惟是物力日高紙尤難得自第二卷起不得不酌加定價每冊八角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費八元其在三十年一月底以前直接向本社預定者得以八折優待又除國內外文化機關或公共團體逕函本社要求寄贈或交換外不擬廣爲贈閱諸希鑒諒爲幸

同聲月刊社謹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來稿須直寄本館不經手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對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二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號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理者 京報發行部

代售處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半
			面
			四分之一